

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國劇樂叢書之八

# 友翻把鬥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著

遼東書店翻印

## 東北局宣傳部關於獎勵

### 「反「翻把」鬥爭」劇本的通知

東北文工第二團李之華同志創作的，並由該團演出的「反「翻把」鬥爭」獨幕話劇，獲得了觀衆一致的讚賞。這是一個成功的劇本，反映了東北土改運動的現實，刻劃出東北農村及東北農戶的特性，這個劇本對於東北廣大農民羣衆和新的幹部積極份子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希望各地文工團都能排演這個劇本。爲鼓勵該劇本的作者、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李之華同志記大功一次，全體導演、演員和舞台工作者集體記大功一次，此外並給以適當的物質獎勵。

七月十三日

目次

反「翻把」鬥爭.....李之華

籠牢計.....呂朋

附錄

談反「翻把」鬥爭.....舒群

開闢了一條新道路.....李士彬

反「翻把」鬥爭的創作過程.....李之華

反「翻把」鬥爭與會中的一些感想.....沈賢

反「翻把」鬥爭設置工作.....蕭宇

我怎樣演田劉主任.....王平

我第一次演劇.....于永寬

我演孫林開.....吳峰

怎樣換裝我的角色.....陳運玉

怎樣表演一個農民.....楊克

我演劉二嫂.....圖

# 反「翻把」鬪爭

(獨幕話劇)

李之華

人物：——以登場先後爲序——

孫林楠：五十餘歲，地主，惡霸。

劉二嫂：二十六歲，劉振東的老婆。

馬奎五：三十五歲，狗腿子。

劉振東：二十九歲，農會主任。

趙廣明：六十二歲。

范永福：二十六歲，武裝自衛隊隊長。

陳德順：五十九歲。

王占奎：三十二。

尹寬：四十歲。

楊福：三十歲。

張鳳山：二十八歲。

方向志：三十二歲。

(警察：甲乙丙。虎已捉獲……。)

時間：一九四六年。地點：某自衛隊後。

地點：東北解放區，某地。

佈景：舞台左面斜置出一間小屋(俗稱「小馬架」)的前臉兒，屋檐上有一窓一門，靠後的屋牆角下，伸出一截圓門脖子，接連著豎立起一個比屋簷還高的大烟囪。屋前堆著一堆柴火，放著一個「爬犁」。窓戶牆頭之間，拴著幾條繩子，繩上晾著許多綠白菜，加上門旁掛著那幾串紅辣椒，顯出秋收時饒景色的。

舞台右面遠遠露出一斷棟樓廬——那是另外一家。

天像清水似的，月光分外明亮。

(開幕時，屋簷透出微弱燈光，遠處傳來狗咬的聲音。片刻，孫林楠偷偷地由左後上，他走到劉二嫂前，膝壓她的動靜，嘴裏「美」

50735/02



地一下壓裡還光滅了，墜門「呀呀」地開關，劉二嫂（劉振東妻）拿着簸箕由門裡出來，孫林開打算藤線已來不及，他索性裝作沒事人兒似的走過來。）

孫林開：（以下簡稱孫）幹啥去呀？

劉二嫂：（以下簡稱劉妻）推了幾升苞米楂子，回家來取簸箕。（一眼看見瞭着白茶的繩子有一根斷了）也不知道是誰把繩子給「整」斷啦！

（鎖上門，放下簸箕，走過去接那根斷了的繩子。）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推碾子。你們掌櫃的呢？

劉妻：忙着農會的事呢。

孫：當了農會主任，連家也理啦？

劉妻：噫。

孫：你們苞米楂子是吃一點兒「整」一點兒呀？

劉妻：那可不行。

孫：叫我說你們呀！就是有福不會享！他當着個農會主任，派個人割莊稼，派個車拉回來，派劉柱口打打場，舌頭尖兒一轉，上嘴脣一碰下

嘴脣，誰敢不去？只要咬一碰兒，就等着變現成兒的不好？

劉妻：叫我們掌櫃的借着當主任，個人硬派差，那事他可作不出。這不，今兒王全的地拉完了，打算明兒把車摘兌給我們使喚一天，我們掌櫃的還說「先儘着給別人拉」呢。

孫：這大月亮地兒，正好下晚黑開耨着拉莊稼，我那兩輛大車到省裡去啦，兩個「熊」老板子，去了就不驚着回來！我車轡是在家，你們那點兒莊稼，稍帶手兒就給你們帶回來了，誰不，我個人種的那幾十垧地。上次清算會給我留下廿垧，我邊一點兒沒拉，都潤在地裡擱着呢。（邊說邊由右前下。）

劉妻：（沒答理，瞪孫一眼。已把繩子接好，把掉在地上的白菜也都搭繩上了。見孫走遠）誰領那兒空人情！（拿起簸箕，欲走，屋裡小孩哭了又返回，扒着窗戶）等着吧，灶火坑裡燒着土豆，一忽，媽回來喂你。（孩子亂聽話，不哭了）這小寡兒，亂殺人！（由左

後下。

（孫林閉又由原路回來，走到煙囪那兒，看到妻走遠了，回身從懷裡掏出一個布包，由於他的神經過於緊張，把布包裡的東西掉出來了——原來是子彈——他沒有彎腰去拾，先往四圍看了看，見沒有人，才把地上的子彈拾起來，包好。突然屋裡小孩哭了，嚇了他一跳，他心虛地不敢多停留，趕快把子彈包兒塞到柴火堆裡。）

（對窓戶切齒地）小王八犢子，我一刀削你八瓣兒！（馬奎五由右土咳嗽一聲）看你把我嚇一跳！（馬奎五急，示意有人來了二人偷偷地由左前下。）

（小孩哭聲漸止。）

（劉振東背著個空口袋，由右後上，趙廣明緊隨上。）

趙廣明：（以下簡稱趙）劉主任你說孫林閉他是人不是人？我給他「榜青」，講好了他出牲口我出人。打糧對牛兒旁，到這工夫莊稼割倒了，

他不攔着牲口！

劉振東：（以下簡稱劉）老叔別着急，咱們到屋裡核計核計，有得是辦法跟他講理。（拉門，沒拉開，一看）嚯，鎖上門出去了，天這麼晚，黑燈下火的上哪兒瞎兒去啦？（對趙）咱們等鐘向來拿鑰匙開門，先在這月亮地兒裡核計核計。

趙：今兒十四，明兒十五，後兒就是「霜降」，別看這麼好的月亮，交了節氣，一陣北風，「刷」地一下子就變天，一場大雪把莊稼「扞」到地裡，叫我可怎「整」？

劉：你找過他，他怎說呢？

趙：他說的那個話呀，還不抵個屁有味兒呢！他說：（學著孫的話調）「可我那兩輛車都到省裡去了嘛！我個人那些皮襖這都爛在地裡擗着吧，你「榜青」的那兩塊地急個啥？一輪鎊地找，我，也不嫌煩絮！」你聽聽這像人嗎？

劉：聽了以後你說啥？

趙：我聽時，怪着氣回來。我個人對他算是一沒

趙：「（掏出煙袋）

劉：這小子，到今兒還敢食咱們窮人！上次工作團來，大夥兒清算兩萬芳，倒挺帶勁；對孫林鬧罷，就是十來個人說話，難說他嘴頭上認可包庇，可是到了兒沒把他「整」低了頭。

趙：周萬芳一家子全「整」了，大夥兒敢說話。孫林鬧光把東西端出去，人可到了兒沒離屯。你忘記人常說那句話：「死了的老虎，人還不敢上前呢！」他早先管人太「邪」，厲害（「）啦。不用說別的，就拿我弄小孩子說吧：一聽見孫林鬧在窗戶外咳嗽，警察的洋刀刺子連着皮鞋嚇唬，大的嚇，嚇得就奇哭亂喊「警察」叫喚！

劉：幾歲小孩兒也知道，屯長領着警察上門沒好事兒。

趙：不是打就是罵，不是要這就是那。（走向屋門，欲進去點煙）

劉：門鎖着，不能進去點火，你忘啦？

趙：……再派林鬧把我給壓到監獄，裝！

劉：我還有「整煙兒」。（劉芳芳進屋）他本人

不當人的事可多呢。那年我給他扛大活當「勞金」，也是這秋收的時候，把鑿子在場園裡亂穿啦，起了場堆成堆，沒風不能「打頭的」領着我們十幾個「勞金」正在拾掇穀草，孫林鬧領着王警長去啦……

趙：對，王警長，太個子，打人可「邪」！

劉：孫林鬧一去就問：「你們「整」那草幹啥？給我「磨洋工」的？私了場爲啥不關？」「打頭的」說：「沒風呀。」你猜孫林鬧說啥？

趙：他說啥？

劉：早先也不敢給他住出說，壓下說出來，恐怕你老爺子活這麼大年紀也沒聽說過。他說：「你們都給我跪下，跪朝前，窩溜兒跪下，求風！」

趙：求風？這小子真他媽能「整詞」人！

劉：警察也過來喝說：「跪下，跪下，并排兒跪下，別叫我費事！」「打頭的」見警察要打，就先跪下了，跟着一個個跪下了，窩溜兒，我跪

聽，警察問我：「你跳不跳？」我沒跳，

他「拍」「拍」就打死兩個大嘴巴子，疼得我

拍手「一擡」臉，他說：「把手摀拉下來，給

直攢兒地！」我剛把手往下一擡，「拍」「拍

」又是兩個大嘴巴子：「你種噓噓兒便是怎的

，你不跳？」「拍拍」一個勁兒亂打。我心裡

說：「你打死我也不跳！」以後他拔出刀來砍

了我兩刀背，我拿膝一擡，砍到他的手錶子上

了，那表，到現在還套手還一點不聽使喚。

趙：到了兒你沒跳？

劉：到了兒沒跳，那裏兒你問那年給孫林開扛大活

的都知道。

趙：唔，對了，我家那大兄弟參加會回來學說，孫

林開個「勞金」的說，敢情是這麼回事。

劉：那更大會上你家我大弟沒咬聲兒，他要是說

了話，孫林開就不敢開你「要館」啦。

趙：那學說美道事，現在怎「整」呢？

趙：我們那騎街，單騎個兒不敢惹他，可是湊合到

一塊堆兒就短不了罵他。

劉：那就行。

趙：你說行？可是他把車「整」壞了，老也不回來

呀！

劉：沒「整」壞。他那兩輛車，一輛「花骨鑽」一

輛「大轎子」，三個驢子四個馬，搭他那小馬

兒，都在柳樹溝那小房子家呢，說時也稱叫

他「整」回來，不但叫他拉你「榜青」的莊稼

，還得叫他交出包賠的三匹牲口呢。

趙：聽說他打算「要館」，三匹牲口不交，地照也

不交。

劉：地照交了一個五十場的，還有一個六十場的沒

交，前兒我在莊家屯見着方同志，他說這兩天

再開個大會，當場跟他要「照」。

趙：這小子太可惡，我個人對他算是「開」！  
(劉要由左後上。趙背着簸箕(裡面裝着苞米  
棒子(拿着德番，簸箕。))

劉：（劉妻）幹啥，嚇？天這麼晚才回來？

劉妻：沒看着嗎？誰請幹的？還開？（對趙）

老叔，吃了飯啦？

趙：早吃啦。

劉妻：老叔，你剛才說對誰沒「制」？

劉：（代答）孫林圍頂。

劉妻：你大聲吵啥呀？剛才我回家取簸箕，看見他

才打這乾餅往東去，備不住他還與轉回來，

叫他聽見，又說咱們嘴咕他啦。

劉：他聽見怕啥？早先怕他，眼下還怕他？

劉妻：剛才他又送空人情，他說他車要不是去省裡

，還要對咱們拉莊稼呢。哼！

劉：（對劉妻）別叫陽婆淡！黃皮子給雞拜年——沒挨着好

心。你推的是苞米糝子？正好，先攔到這乾餅

吧，這是多少哇？

劉妻：個人吃着吃，我沒「約」（哈「么」）。

趙：我估着哇，有四升，不信，你就「約約」試

巴試巴我的眼力。

劉：到屋裡把升拿來！

劉妻：問着沒事兒拈搗他，嚇？有多少算多少頂。

劉：你拿來吧！

（劉妻進屋）

趙：你真要「約約」給老叔找個下不來台？

劉：，你說的咧，那那能呢？我打算給老呂頭端

兌二升去，這不是你看見了我打老呂頭家神拿

出來的口袋？

（劉妻拿着升，由屋裡出來。）

劉妻：我累得「吩兒吩兒」地剛推回來，個人家裡

還沒吃，就先給別人「整」去？（對趙）老叔

，叫你說說，家裡啥事兒都是我個人的活兒：

挑水、做飯、刺莊稼，還拉拔着一個滿炕爬的

小小子，家裡啥事兒他也不管。

趙：這就叫「先公後私」嘛，要不大夥兒怎麼個不

贊成他的呢？

劉：老叔可別這樣說，這是埋巧兒家有現成的，要

沒有還不得到別人家調兌去？

劉妻：要「整」給人家，你個人推去！

劉：我明兒就推去。

劉妻：明兒推明兒再「整」！

劉：明兒「整」就不提咱兒啦。陳糧吃完了，新糧

沒打下，明兒就沒啥下鍋，他家「老二」參加

了籌衝隊，「老大」前兒又病了，就剩下一個

不能動彈的老爺子，你叫他怎「整」？真格的

咧，看了農民會，還能叫屯裡窮人挨餓？

趙：（對劉妻）憑你在家多受累，累得更多給咱們

窮人辦點事，你也有功咧。

劉妻：要不是爲了多給窮人辦事，我早就跟他吵起

來啦。看你一「整」一「整」的，你去吃

飯吧，鍋裡有棧子粥，還熱熱兒的。

劉：我得忽兒再吃。這口飯漏了，你拿針線給縫一

縫。

（劉妻進屋）

趙：聽說呂貴打警衛隊上拍回家信來啦。

劉：是他個人親筆寫的，有人唸給老呂頭聽，把個

老爺子樂得閉不上嘴兒，兩手直擺擺子。早先

呂貴還不是跟我一樣：「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

（劉妻出屋裡出來，拿針線縫口袋。）

劉妻：人家呂貴「斗大的字才認識八升」，老叔，

他呀，是「升大的字才認識一合」，看看人家

看看你。

劉：警衛隊上的教育好呵。你不用拿話「可恥」（

唸「穰穰」）我，入冬兒我就學習，認字，唸

書，咱們在字眼兒上也要翻身囉！

（馬奎五由左後上，他空著一件大襖。）

馬奎五：（以下簡稱馬）撈哈嗚？兄弟你打算認

字？唸書？那好辦！哥哥我別的上頭不及你，

要講到字眼兒上，小時候仗著祖父先留下點家

底兒，喝過幾年墨水子，教「學」不行，教你

可還行。

劉：好，一言爲定。入冬兒我就跟你學認字。

馬：你有真心學，我就有真心教。

劉妻：你那點兒「才學」得教人呢！

馬：胡，別看「才學」不大，一百塊文的文書我都

替人家寫過，當過代字人，吃過白肉片啦。就

說那年「滿洲國」抓我的勞工沒抓着，我一

，諒到牡丹江，仗著認得幾個字兒，你說沒邊好吧，可也沒擺在外邊。

趙：「識文斷字」用得正了比啥都好，用得正比啥都壞。

馬：老叔你不用說那話，馬奎五沒替人家寫過「輝煌星子」。

劉：老叔，你剛才跟我提的那事，這麼的吧：你把你們小組的會員，找到你家隔壁老王頭家去，我親自們副主任（指馬）一會兒把那小子找上，隨後就去。咱們大夥兒跟他當面講理，叫他明兒規定把車馬「盤」回來給他拉莊稼。

趙：就這麼的吧。（欲下，嘴裡叨咕著）反正我給他「榜青」算是「倒」了「血籌」啦！我們爺兒倆一年的工夫都搭進去了，還不抵給別人拉大活吃「勞金」呢。他他媽的太奇扣人啦。

馬：老叔，先別走。（明知故問）說的是誰呀？

趙：那個主兒呀。

馬：（對劉）誰？

沒眼子的事！

馬：（裝作忽然才明白）呀，他呀，那你一點兒也不用着急，他個人的地都還沒拉呢，你急啥？

趙：我是怕「拉」了雪呀！

馬：怕那麼多地都不怕，你一塊兩塊的怕個啥？

劉：（對馬）你當着農會副主任，怎麼孫林關一個鼻子眼兒出氣呢？那天在他家喝醉了，今兒還沒醒酒吧？

馬：我，老孫家就喝過一盅酒，你老提老提也不嫌個情！

劉：你們那賄賂的小戶，敢不敢去拉老孫家包廝的膏苗呀？

馬：你操那心幹啥？拉不拉是他們個人的事，再說莊稼也沒長胡勝兒，爛在地裡也飛不了哇。

趙：（聽馬說的話覺得有點不對頭）那你們說我的事到底還跟他辦呢不辦呢？

劉：定規辦，你快去找人吧。

馬：老叔，你先別走。

劉：天不早啦，叫老叔快去找人吧。一會兒咱倆去

推搡林蘭，我把詳細時給你聽。

馬：有頭的事兒。

劉：那你們時，別就誤了開會，我送包米梳子去，不遠送兒。

馬：你也別走。

劉：幹啥？

馬：有要緊事嘛！

劉：有啥要緊事呀？

馬：（故作疑疑）還不當着老叔一運吃虧兒，說是上次工作回來，咱們營算周屯長把我個頭兒打的一通，營裏又算弄了孫林蘭，眼下手當着主任，我當着團主任，把咱們屯裡的農民會，

「整」得不上太好吧，可也不算壞。

劉：那要黨大夥兒扶幫，光咱們幹話要光桿兒，啥事也「整」不好。

馬：你別說那些個，聽我跟你說。論能耐（指爲

）說，我不及你高，論年紀呢，你可不及我大，說是皆因這些個緣由，哥哥我有幾句「肺腑之言」，要對你表示表示：說是咱們爲幹部的

，是最早開的頭節，裡兒面兒應該一種啊，如若果面兒上說替窮人辦事，背地裏再弄那「不法的行爲」，可就要應那句話：「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趙：對，對，這才是風格的話啊。

劉：你說這話有啥意思呢？

馬：兄弟你雖說是眼快滿三十的人變，可是跟哥哥我比起來你還氣要緊，他住家裏有個一疋爛套，一步走差，如若弄壞了差道兒，下去，可就十分危險啊！（轉對趙）老叔你說是不是？

劉：別聽變兒了，我是個直鈍子，照直說吧。

馬：你別着忙，哥哥的話可當着老叔的面兒跟你講到家。你要有那幹啥的事，趁早兒跟我說，哥哥能替你維持，三分減成兩分，兩分減成一分，別等以後搗騰出來，叫人家說哥哥我跟你有啥違重不去的地盤，故意「閃」你的「台子」。



劉：到底有啥事？你說的這些話我不懂，老叔你懂。

嗎？

趙：我也不懂。

馬：（對劉）不用說糊塗，你的事你知道，我要冷

丁地（突然地）說出來，你臉上不好看，也叫哥哥我跟着你「坐臘」，還是你個人先。

劉：你要我「哈呀」這不當着老叔說，我有事我頂着，絕不能叫你「沾包兒」（受聯累）「坐臘」。

馬：老叔你可聽見了，他逼我把事挑明。那麼我告訴你，有人往我手裏遞了「黑皇子」，告訴你！

（劉妻在馬劉趙說話時，把包米檢口袋，升等拾掇到屋裡，此時聽說有人告了，由屋裡出來。）

劉：告我啥？

馬：告你通胡子，家裡私藏槍子子！

劉：這才是瞎扯淡呢，我家那吃醋兒來的槍子子？

我槍咱們屯武裝自衛隊掏換槍子子，掏換不着。

趙：劉投軍可不是幹那個的人，我管保他不能「養」那個。

馬：老叔，你可別亂掉話，聽我問問他：（對劉）

昨兒你老丈人來你家沒有？

劉：來啦，隨後又走啦，你問這幹啥？

馬：說，你老丈人常住胡子隊兒上「整」槍子子，

經你動手，昨兒他又拿來十幾「聯兒」（排）

藏在你家裡。

劉：這話言造的倒挺圓全啊。

劉妻：我們娘家老爺子也不是那種人呀，他哪能？

他……

劉：（攔住劉妻的話）你先別說那些個。（對馬）

是誰告的我，我頂着找他打官司。

馬：「黑」皇子嘛，哪還有人名兒。

劉：拿給我看看。

馬：（從大氈兜裡掏出「黑皇子」）這不就是，上

邊罵得明白。（遞給劉）

劉：（接過來）這張紙兒是誰遞到你手裡的呀？

馬：那我也說不上啊。

劉妻：誰逼給你的你說不上！

馬：呵，這我豈能撒謊？晌午頭上，我把大爺說了

攔到農民會，爲後我看雜人很多，怕丟了又穿  
起來，伸手一摸兜兒！死，就掏出來啦。

劉：你怎不早跟我說？

馬：（有點窘）我，我，我這跟你說也不晚呀？

劉：你信這謊言不信？

馬：你說信吧，可我也沒親眼見，你說不信吧，可

他又說的有根有底兒。

趙：耳聽爲虛，眼見是實。

馬：老叔，咱們要是把話再說回來呢，說是誰「整

」這種事叫人看見呀？

劉：聽你這話好像有點信不着我，我劉振東在這屯

住的又不是三年五年，我坐地兒在這吃磨兒長

大的，我打小時候給人家放豬，爲後當「半拉

子」（頂半個成人的工價）扛大活，沒作過一

件昧良心的事，全屯都知道我，再說眼下窮人

舉起將牌選當農會主任，就練比爹娘拉拔孩

子要大成人，要是反過手來害苦窮人，就練比

打爹罵娘，滿打着有人拜着逼叫我幹，我認可  
掉腦袋也不能昧良心！

劉妻：我娘家老爹，那麼大年紀了，是個「喉吧」

（氣喘）邁步離不開拐棍兒，走不遠邁兒就得

坐下歇歇腿，他能「整」那個嗎？他耳又聾眼

又花，你把槍子子攔到他手裡，他兩手哆哆嗦

嗦連聲也「整」不過來呀，你說他能「整」那

個嗎？

（劉和劉妻心裡又急又氣，大聲叫呼，引了一

些人來，有范永和、陳德福、聯衆甲、乙、丙

、丁：這正是馬心裡所高興的。）

馬：我還沒幹啥呢，你們兩口子就吵、吵、吵！我

連一點邊兒也不沾呀。我馬奎五跟你劉振東沒

仇沒恨，你這不是成心跟我要完了猴兒「票箱

」嗎？

（孫科開也在別人不注意時上，在煙囪後邊聽

聲兒）

劉：我兜跟你「票箱」啦？有人害我，還不與我說  
話嗎？

趙：那曉得啦，別吵吵啦（對劉）你也別着急，  
劉：我着啥急呢？

劉：（對馬）你也別上火兒。

馬：我上啥火兒呢？

劉：對，有話慢慢說，這不務坊區都在這吃虧兒

辦呀：（催叫王世才，是個熟道「二神」的）你們

一正一副有啥不舒着，吵啥呢？

范永和（以下簡稱范）和們都委會幹部，你倆是

頭行人兒，吵起來多不好看。

陳得福：（以下簡稱陳）年紀人都愛上火兒，像我

輩老越頭越吵不起來，沒那麼大嗓門兒也沒那

麼大氣力。

辦業：（你一言我一語地）爲啥事兒呀？……有話

慢慢說……吵啥呢？……有啥大不了的的事呀？

馬：（神里神氣地）你們這下都到了，正好，你們

不來我也要打發人去叫你們。我要當着大夥兒

講說講說這邊的緣由：說是我馬五眼你劉

振東一沒冤仇二沒恨，說是皆因我比你大幾歲

，見面那叫我輩大爺，說是皆因你比我小幾歲

，見面我叫你輩兄弟，我比你大，不向啥事兒

處處我要讓三分，你比我小，你就是有些幹

哈，我也不好開口……

劉：那些話你就別說啦，人家街坊鄰居都想早些知

道是爲啥事兒。

振東：對，對，劉主任，你說吧，爲啥事兒？

劉：他說他接到一個「黑皇子」，告我們老丈人帶

往胡子獻兒上「整」檢子子，經我倒手，咋兒

又藏在我家十幾「聯兒」，讓大夥兒說我館「

整」那個事嗎？

劉妻：（急，搶說）我娘家老爹「老實巴交」多半

騙子，他哪能……

劉：（攔住劉的話）你先別說，叫大夥兒說。

范：我管保劉振東不能「整」那個就是啦，（對劉

）你要「整」那個我自衛隊長早不答應你啦

陳：他老丈人我知道，早先在咱們屯住過，我常跟

時他鬧嘴兒，地道老厚臉人。

劉秉：成天見面誰還不知道誰？劉振東哪能「整」

那弟兄呢？……他老丈人也不能呀……這是誰

這麼胡造謠言呀！

馬：事情已經挑明啦，聽我給你們各戶下閉說幾句

——說是跟下咱們窮人講吧，辦公事不能像「

滿朝風」那些沒好走狗，咱們講的是一句「大

公無私」，就是人家及告到我手下，我就不錯

不「以公治公」，到那時候，別管你「槍子子

是看，是沒有，咱們……

劉：對，我看到底是有沒有，反正我這心也沒法拘

出來看，你講吧！

劉秉：對，講吧，講不出來也好明明我們的心。

馬：（作給人看地）這是公事，你可別說我太幹哈

，要講私交，咱們哥兒倆對面可沒紅過臉兒。

劉：哈話也別說了，講吧！我求求街坊鄰居叔叔大

爺哥哥兄弟們得着我的都別走，親眼看着翻，

作個見證。

劉秉：不走，不走，那哪能走呢？

馬：（急於要翻）好，到底就翻一翻呀！（好幾命

命別人，但是沒人動手）范永和，還是那傢伙

長的責任，你怎不離我的命令呀？你打算跟他

「沾包兒」是怎的？

范：（不耐煩地）把他的「小馬架」擱倒，再挖下

三尺深去也翻出來呀？我「沾」哈「包兒」

呢？（走進屋去翻。）

馬：你們隊員的也動手呀！

（群甲群乙也隨范奔屋裏走。）

馬：別都到屋裡去翻。（攔住群甲）你在外邊翻！

（群乙進屋。群甲在外邊翻，他應付地撥開柴

火堆，露出個布包來。）

馬：（早就拿眼盼着這一下）那是哈？拿給我着！

（群甲拿過布包，交給馬。）

馬：（打開布包）這不是槍子子這是哈？（送到劉

面前）你看這……哈？

（劉振東想不到真翻出了子彈，突然像被人用

力打了一悶棍，腦袋裡邊「地響，兩顆眼珠

滾得那爆出來，一時竟像發瘋，呆在那裡。）

（衆人也愣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

走過來仔細看看。）

（范永和，祥乙，由屋裡走出。走到馬面前去看。）

馬：（對范）你看這是啥？（捧着子彈到衆人面前

）你們都仔細看看這是啥？

（衆人好像有些懷疑是假的，有的人還用手摸了摸。孫林鬧暈時也走過來看。）

孫：（拿起一排子彈）這是「三八」子彈，這子彈才難掏換咧！（又把子彈放到馬手裡又溜走了）

范：（對祥乙）真是打柴火堆裡翻出來的嗎？

祥乙：噫哪。

馬：好哇，你當着聯合主任，勾通胡子，私藏子彈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要不是「以公

治公」，差點跟你「沾包兒」。你們戶下說，

咋辦？說，說，說呀！

祥乙：也沒碰到過這種事，誰知道咋辦呢？

祥丙：是呀，你們當頭行人的說呢。

劉妻：馬大哥，我們屈呀！要說這槍子子是我們藏

的可真屈我們的心呀！

馬：在你們柴火裡藏著，是誰的？是誰的？

劉妻：馬大哥，全仗着你「坐情」，我們實在屈

呀，馬大哥，我求你……馬大哥，我求求你

……（幾乎哭出聲來。）

（小孩在屋裡哭起來。）

劉：（對劉妻）滾開！別在我跟前丟人！去，去，

去！屋裡去！不去我搗死你！（趕上前去舉手

要打）去！去！

（劉妻被迫進屋。）

馬：噫的？你那麼硬氣？（對范）把他綁起來！

劉：你不用綁，我跑不了。你叫我跑我這不跑咧。

范：這綁幹啥呢？……我保着他……不跑就是啦。

……

馬：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誰是啥心思？剛才你們還

說沒藏槍子子，翻出來的這叫啥玩意兒呀？

劉：好，范永和，你不用怕啥……你把我綁起來。

（屋下一根晾白菜的繩子交給范）誰叫綁上的

爲後再他親手給我解開！

馬：（對范）綁起來！出了啥事，有人逼著。

（范把劉綁上。）

馬：（對群乙）把他（指劉）捆到農民會小西里裡，看起來，交你看守，放跑了朝都說。明兒早晨再叫工作團「辦」他。

劉：各位叔叔大爺哥哥兄弟，我的事，咱們政府工作團定規能把我的冤枉洗清，可是明兒我這一定，也不定三天五天十天半月才體回來，我家裡求大家多照顧。

群衆：那沒說的。

劉：給老呂頭調兌的苞米棧子誰給他送去？他明兒還等着吃呢。

趙：這是我摸底，我給他送去，不遠送兒。

（劉妻由屋裡出來。）

劉妻：你還沒吃飯呢，吃點再走。

劉：我不餓。

（劉，群乙由右後下。趙有苞米棧子口袋由右前下。群衆零散散下。）

馬：別走，別走，沒叫你們走你們就走了！回來聽著

馬：還幹啥！

馬：開會。

范：開啥會！

馬：開農民會。（對群丁）去，吃吼他們在農民會的各戶下，到這吃話兒來開會，一戶一個人。群丁：在農民會的都到這吃話兒來開會麼！（吃吼著下）

范：全屯在農民會的七十多人，他個人哪兒跑得過來，再捆個人去吃吼吧。

馬：吃吼幾聲，來就來，不來就算啦，誰不來，趕明兒再「調」（唸「簡」）他們。

（范走進屋。馬站到「肥梨」上邊。尹寬、楊福、張鳳山、王占奎，陸續來參加會。）

馬：（對劉妻）你還在這吃話兒麼？你一個個難道，開會沒你說話的必要！

（劉妻進屋。范由屋裡點燃一棍麻桿走出來，對在場的人，挨個的臉日照。）

尹寬：（以下隔隔尹）你仔細照照我，不是麻「調

「鹿澤兒」的。

楊：（以下簡稱楊）連我都看不出來？不是來「鹿澤兒」的。

鹿澤山：（以下簡稱張）哈哈不用照，不是「狗腿兒」。

（范原到森林圍面了。）

馬：你那「幹喻」

范：我看看有沒有不在咱們農民的，有沒有狗腿兒，來「鹿澤兒」來「鹿澤兒」，要是看，我就拿鞭子把他像抽蒼蠅一樣抽出去！

馬：（由「肥擊」上跳下來，跑到范面前，一口把火柴吹滅）這大月亮兒還看不清嗎？這是森林圍，今兒開會有他說話的必要。

范：咱們農民的規矩……

馬：改啦！

范：那可是你說的。

馬：（站到「鹿澤」上）啥時候啦？（看手表）幾

點啦？（對嗎）把蘇桿再點着！

范：你不是不叫點嗎？又點幹嗎？（生氣的進屋）

馬：月亮兒裡看不清手表，點上看看是幾點幾點幾分，再等兩分鐘就不等啦。

（蘇丁上。群戊已從圍上。范監着蘇桿出來。）

群：有的人都睡覺啦，叫不來。

馬：兩分鐘過去了，不等啦，開會。

（范氣得把蘇桿擡滅。）

馬：都別吱聲兒，你們好生聽着，這我給你們戶下演說，剛到你們的轉筋。說定當因劉耀軍，他，而兒上當個農會主任，背地後裡抽胡子，私藏子彈，犯了律條兒，管誰說啥，咱們農民的主任，高低是不能再擱他當啦，咱們開會撤換他，我喊一聲：「撤換劉耀軍的主任！」大夥兒跟着我喊「贊成」（大聲喊）撤換劉耀軍的主任！

（在場的沒一個人吱聲兒，沉默。）

馬：你們哪沒人吱聲兒呀？

尹：你們看見的都說呀！

楊：對，吱聲呀！我是沒看見，要不我早說啦。

馬：我這們呀，還是「滿洲風」的風俗，開會不  
吃「兒」。吃「兒」！快吃「兒」！

（趙廣明給老呂頭送苞米棒子回來，恰巧正碰  
上馬在「訓」大夥兒。他分開眾人走上前來。

趙：馬主任，都不吃「兒」我吃吃「兒」，我說說。

馬：好，走前頭說，你們都好好生聽着。

趙：每不當管森林開，我給他「榜青」，春間天講  
好開荒整口我出人，打鴉對生勢，壓下住稼割  
的，還不攔車拉，你們替我核計核計叫「吃辦

群衆：吃「辦」……不給拉不行……定規叫他拉……

馬：別吵吵，別吵吵！這事沒有你們說話的必要！

叫你們「說」的「候不候」兒，這「兒」吵吵吵  
！（對趙）你也聽我剛才「說」的「時」，冷丁地就

「因」出你的話來？

趙：……才「在」眼前核計着，叫我在會上提，  
大夥兒是「林」糊塗理嗎？

馬：噲！主任訓主任的！他已經犯了「律」兒，都不  
是「眼」看見的嗎？且是趙老趙沒記性。沒有你  
「說」的必要！

趙：（垂頭喪氣地自己咕咕）交了「節氣」變天，大  
雪把「莊」一「拉」到地裡，就都叫「勝」啦！

馬：去，去，別在這「說」咕咕這個，你還有啥要說  
的？

趙：別的我一句也沒有。

馬：沒有，回家睡覺去。

（趙隨聲咕咕着什麼下）。

馬：劉振興犯了「律」兒，高低不能再攔他當主任。  
得提另選一個，你們大夥兒提，提誰？你們不  
提，我提一個，劉王占奎，大夥兒贊成不贊  
成？

（全場還是沒人吃「兒」，沉默。）

王占奎：（以下簡稱王）馬主任，我「外」屯飯來還  
不到兩年，「提」重「說」事我也不提「兒」才。你把「任  
攔」我頭，這「節」也「遇」看公「懸」下「發」，我  
那兒「動」得「打」哇！



馬：這你的時候，你個人說了算是嗎的！

王：我是說……

馬：（頂回王的話）沒你說話的必要！（對象）你們像聽戲叫好兒似的，齊呼啦的喊一聲「贊成」，他不會推，拉了嗎？

王：我不行，我真是辦不了……

馬：你們怎不喊「贊成」？真是「滿洲國」的腦筋！

范：照我說呀，這麼的：剛才翻出來的槍子子不是劉振的還不準兒，等追究出來，實是他的，咱們再提另選也不晚眼，下就先不用撤換。

馬：你說的甚哈話？在他柴火堆裡翻出來，不是他的是誰的？你這寫隊長的事，沒追究還有罪呢。你再替他「拒蓋」，更要大大的「沾包兒」，沒你說話的必要！（發現沒人注意聽他的話，都有議論，懷疑劉鐵槍子子的事）你們別私下裡唧唧。怎麼的？贊成。贊成王占奎當主任？要不我再提一個人，兩……裡邊挑選一個，我養王世才。

馬：……

王：……

馬：沒有你說話的必要！（對象）你們在兩個裡邊挑一個，捆誰？

羣丙：馬主任呀，你別難為我啦，我當面跪下給你……

羣二：……

馬：大夥兒說了算，又不……我硬擱你頭上的。（對象）兩個裡邊挑一個，快吱聲兒！

（羣辛（羣丙王世才的妻，聽過「大神」，外號「大紅梨」）她在叫喊。）

羣辛聲：（由遠而近）「噲」（吃）飽了就跑出去亂串，噲，叫我全屯找遍，都找不着他，找着我痛快兒地「訓」（念「熊」）他一頓！

羣衆：王！神來啦……沒聽見她吵呼嗎？……是……

……大紅梨來啦……大神兒找二神來啦。

范：王世才，等着挨「訓」（念「熊」）吧，夾啦

夾啦……

群丙：馬主任，「我們屋裡的」找我來啦，定規有

要緊事，我得回家。（站起要走）

馬：不興走！會沒開完就走！

（群辛上）

群辛：（發現王世才）好哇，我空屯找遍了沒見你的影兒，你敢情跑到這兒躲兒嗎（念「猶」）

若來啦！走！回去！到家再跟你賬。走！

馬：你那是啥話！

群辛：叫我倆掌櫃的回家去。

馬：會沒開完，不興他回去。

群辛：開啥會！

馬：要緊的會。劉振東私藏槍子子，撤換他的主任

羣辛：我不信你那瞎扯淡。（拉群丙）走！

馬：不興走！

群辛：家裡來成（念「且」）啦，爲啥興走！

群丙：咋啦，你先回去吧！

馬：你攔開會場，不行！

羣辛：不行你還想怎麼的？空管閒事，估得高高

兒的，都看美得你！老孀兒坐飛機上，還美上天啦！

馬：你敢再說？你嘴裡要是不乾不淨的亂扯，我處

罰你！

群辛：你管啥？

群丙：你走吧，你走吧！

群辛：你不走，聽我問問他，（對馬）你攔啥罪名

處罰我？

馬：你，你，你跳大神兒。

群辛：哎呀，嚇我一大跳，嚇得我心口兒撲通撲通

的。我早「坦白」過了，哈狐、黃、白、窮、

灰的，我眼底下不供那些玩意兒，我把鼓扯破啦

，香爐碗子砸兩半兒啦，你又不是不知道。

馬：在屯裡「坦白」不行，要攔你到區上去「坦白

」。

群辛：你還嫌我沒把我師傅「坦白」出來是怎的？

「跳大神不用木兒，合攔押韻就是曲兒」，是

誰教我的？偷偷把香頭兒攔在嘴裡嚼爛，假

裝神鬼收錢，汗倒手心裡，兩手亂攤，變成圖

錢兒，說是神兒取藥來啦，這又是誰教給我的？這不是你馬奎五做的是誰？

馬：（頓頓）我打牡丹江回來就不睡了，你還說這

些啥呀！

群辛：你要我啥批！

群丙：你走吧，你走吧！

群辛：走，走，跟我走！我家裡有事，沒閑空兒，

要不，咱們就把口袋翻過來，抖落抖落口袋底

兒，把零七八碎的東西都給你「攪」出來，叫

你這副主任就當不成。（推群丙向下。）

（馬頓頓不堪，兩眼發直，目送群辛群丙下。）

忽又聽到群辛的聲音。）

群辛聲：你看他倆帶錢帶米兒也算個人啊！

馬：（氣得由「跑筆」跳下）我非「變」她不可！

（追群辛下）

（全場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范：真他媽的是「一物降一物，清水點豆腐」。馬

奎五對「大紅梨」沒「制」，「大紅梨」倒把

馬奎五給整服倒啦。

陳：要按剛才這件事說，「大紅梨」這個外號兒個

發的挺恰當。你們聽「大紅梨」開口的話，

句句都說到筋骨髓兒上了，真是又甜又脆外帶

有點酸！

群甲：老爺子，你聽的？想吃梨嗎？

陳：啊不，不不不，我怕礙牙。我這幾顆老門牙，

還帶着嘴疔呢！

（全場又哈哈大笑起來。馬奎五上。）

馬：不興樂！（顯然他是沒門過「大紅梨」，只得

給自已圓個臉兒）這種人我就不屑與他！（又

站到「跑筆」上去）這會開的，你們都不吱聲

兒，真是「滿洲國」關節！這腰的吧！孫二家

櫃的，今兒你參加會，你也可以有說話的必要

，你把你那事先說說。（群眾騾然）你們都好

生疏着！

孫：（站立起來，選了一個適合以上臨下的地場）

各位屯鄰！聽我給你們各民戶演說演說。說是

自從上次工作團到咱們屯盤工作，把我清算以

後，我回鄉節也開啦。你們全是戶成立了農吳

會，我是非常非常的贊成，大大的好！不錯，

我孫林開在一「濟洲園」時候當過幾年屯長，雖

說沒大錯處，可是對你們各民戶或許呢？備不

住呢？也與呢？說不定呢？微微了了的，星星

點點的，小小不肖的，有些陰險的坤場，上次

在大會上有個提不到的，你們也用不着雞

毛蒜皮的再提啦。你們別光聽工作團的，他們

在屯裡住不久，可是屯們呢，在一個屯裡「處

呼」的日子還一團，誰還能說永遠不靠着誰

？還是上次說說「上起於我」上坤地，我把

牠口一咬一過一轉竟與（大眼）我也碰不上碰

，乾脆痛快只他那一你們，爲什麼我也碰不到人

啦，你們都這一家人，哈哈，一家人。

馬：（大聲喊）贊成不贊成？

孫：（大聲喊）贊成不贊成？

孫：我再給你們各戶下開說開說，上次清算到振

東屯地不公，個人家裡種個十來塊地的民戶，

麼的啦。

馬：（大聲喊）贊成不贊成？

尹寬：贊成！

楊福：我贊成！

群茂：我上次沒落着。

群己：這事應該有我一份兒。

馬：還有誰要？（群眾不吱聲）王占登，你呢？

王：我上之也沒落着。

馬：這歌着你一份兒，別挑着不當主任啦。

王：你們他們給我行嗎？

馬：王主任那兒是地，贊成不贊成？

尹寬，楊福，群茂，群己，齊喊：贊成贊成

。

孫：我一百三十塊地都給你們民戶啦，可有一宗兒

，我當屯長也沒有餓死的罪。我的生活呢？

要各民戶幫我維持，你們也不用成租子不租子

，爲後經不接兒地都我拿點糧，一百三十塊

地每家也就攤個幾錢了了，够我一家人度生

活兒就行啦。

馬：那傢伙不用說囉，讓下門前人翻手囉，這能

叫那剛變成窮人就挨餓？好，今兒我們把劉婆東撤換啦把王占奎選上主任啦，孫二家櫃的賬筋也變過來跟劉窮人一心啦，散會吧！（羣衆走散，陸續由左右下。王占奎未走，孫在場耳邊咕咕幾句：孫轉到煤房後邊去了）。

馬：張鳳山，你等等再走。（對衆）領地的人，今

下晚黑間把木牌子（整一好，由兒男在，王主任領着掉牌子，不一整一好不行，聽見了沒有？）尹寬，楊福，祥已百度，答應的聲音一聽見了，切諱地，你不用操心啦！（劉妻由屋裡出來）。

劉妻：（對馬）主任，我們家櫃的還沒吃晚飯，叫他回來吃飽了再步行，行？

馬：這就等上一「巴癩子」（整）啦，不行。

劉妻：我給他送去行不行！

馬：要送就快去！

（劉妻進屋）。

馬：馬主任，攔我當主任，不行，我對咱屯裡

也不提馬呀。

馬：不要緊。（低聲地）有我在那邊給你「支」着

（劉妻端着小瓦盆——盆裡是棧子粥——拿着碗裏由屋裡出來。鎖上門。一邊走一邊抽煙）。

馬：到那吃話兒可，興跟他亂咕咕那兒，聽見了沒

有？

劉妻：嗚哪！（笑出聲兒來了，由右移下）。

馬：剛，你怎不喊贊呢？

張鳳山：（以下簡稱張）那喊不喊的……

馬：這次的地你要不要？

張：你說剛才說的那地呀，那要不要的……

馬：你別跟我那麼噁兒哈的，我知道爲你老婆騰井

那件事，還想不完了是不是？

張：那事不完了不了的個可以呀，這地我不領行

嗎？

孫：（在煙筒後未露面）隨他便！那件事他要是敢再提，爲後中央軍來了，把他胳膊腿劈開，

上大扁擔，按倒在地，叫他翻身，翻不過來，就拿大扁擔手揀他！

馬：快「整」牌子去，再別提那事。（推張走）

張：我就去「整」。（張下）

孫：（在張後）王占奎。

馬：占奎！過來！二章樓的有話說。

孫：（由後門徑獨走過來）占奎兄弟，過去請門哥

兒倆誰說沒打過交道，可是我這人挺厚道

，農民會選你當主任，定能辦好。

王：我早說啥事也沒辦過，怕是一「整」不好。

孫：我「整」你「整」得好，我那三間東下屋，又寬

綽又敞亮，騰出來給農民會辦公。爲後我再給

武裝隊掏換幾支快槍，擱在我那大院套兒裡，

四個牆角有砲台，要多嚴實有多嚴實。

馬：對，再寫個農會的大牌子往大門口兒一掛，

叫外屯的人看看王占奎辦的農民會多好，多像

樣子！

王：說那變的。

區區 你告訴他們上次沒落清地的人，明兒個地，假

鳳山那得再催催他，催著像他一樣賣著氣的人，叫他們過去的事一概別提。

王：他們若是不樂意呢？

馬：帶他來見我。

王：那行。（王由右下）

馬：二哥，你這「章程」打錯啦！

孫：啥「章程」？

馬：把這整個農包當主任，屯裡啥事他也不摸底呀

孫：我的傻弟兄，那才好嘍，他處處得由着咱們

弄。爲後再分給他點好處，就是咱們的人啦。

馬：二哥，你這槍子子是打哪兒的「鬼」來的呀？

孫：那那別管。事兒還得急著辦，你得搶先別到工作

團去說話，先說先佔三分理。

馬：明兒我就往方向同志去，我跟他能說上話。

孫：別提。

馬：怎不找他？

孫：……咱們東崗擱十個屯堡工作，顧着不讓

區區 兒，沒等你就完他就要跑來調查。

馬：剛才我拉住老趙頭，叫他查查我怎麼勸調張三，爲什麼把大夥兒召呼來，才翻的，翻前後有人看看，就是防備工作團來調查。

孫：照我看，明兒你起個早兒，來回多走二三十里的，你就自把個板東送到工作團團部去，就地兒把更押起來。回屯來咱們再預備預備，叫工作團調查不出一點兒謊子。

孫：可有一宗兒，撈兒你回家去騎在熱炕頭上好尋思尋思。明兒去了可要把話說圓全，萬一漏了底，押不脫他，倒叫人把你扣起來。

馬：那你就別操心啦，二哥，我這回要落個「查出壞蛋，趕出槍子子」的功勞，求求工作團買一文「三八」槍，扛上槍再不見見方同志，他定親把這團的由農民會的工作，全托靠給我，爲後他也興就不來了。

孫：今兒的事情，你辦的挺漂亮，我那手表代我在你家裡藏著的那兩箱子衣裳就算送給你啦，剛才你說的話要真能作到，還是上次我說那話：咱們哥倆不分，我的家業就跟你的一樣！你當

主任就跟我當一樣。我說話算話，就憑其兄弟你的，變了心情兒。

馬：那能罷？二哥你兄弟我這位置「扁啦」！這十日的對五五，我馬五五爲後要變眼二哥你變了心情兒，月亮落了跟着我睡倒永遠起不來！

孫：那誰老遠的來了個人，是誰？（轉到棚外）馬：我哥像那永和，你快走吧。孫：叫他多試幾個崗，重新換個「口令」，免得有人出屯先告工作團。送信。

馬：對，你快走吧。孫：明兒你回來咱們就換換范永和的隊長。馬：對。喂，「口令」？（跑過去聽孫在他耳邊告訴了「口令」，點點頭）你快走吧！

（孫悄悄地向左後下。）  
馬：范永和，范永和，范永和！  
范永和：幹啥？  
馬：快跑两步，有要緊的事。

（范永和由右前上。）

范：哈！這事呀？

馬：今兒想問多派四個崗，屯裡無論是誰也不准出關子。

范：你說哈是哈呀。

馬：可不我說哈是哈？難道我這副主任的還能聽你寫隊長「令兒」？聽我告訴你新換的「口令」。（邊到范耳邊去說了「口令」）有人跑出關子走了風兒，劉振東他老丈人要耳瞭了；就拿你一問！（馬由左後下。）

范：（對馬走下的後影兒）呸！看你那兒神氣！

（坐在「砲擊」上）這是「整」的哈呀？照這聽下去，這隊長或高低是不當啦。（站起來欲下）

（尹寬、楊福，拿着鐮刀一邊走一邊削着木牌子上。）

范：你們幹哈去？

楊福：（以下簡稱楊）聽着像馬奎五喊你。

尹寬：（以下簡稱尹）他上那乾碎兒去啦？

范：找他幹哈？

楊：求他給寫寫牌子。

范：拿給誰看看。（從尹手裡拿過牌子）

楊：（也把牌子遞范）你看行嗎？

范：「整」這幹哈？去，站崗去，東西兩面，一面一個。

尹：（同時）沒輪到我的班兒呀。

范：不站是不站？不站就去睡覺，「整」這「餵」玩意兒幹哈？

尹：不是開會叫「整」的嗎？

楊：剛才王主任又去催咧。

范：那個王主任？全屯，自連你領帶我一共七十六名，十來個人開會，還有一半兒沒喊「贊成」的，他就當上主任啦？

尹：劉振東不是犯了律條兒了嗎？

范：小心上當！

尹：這有啥當上？

范：你們跟秋英的野雞一樣，見着黃豆就伸嘴兒，也不看看下着挾子下着套兒沒有！

楊：這地他放呢，咱們就領，他不放呢，咱們就不



要，喝不了時，睡不上時，有時當上！

范：（越聽越氣）乾脆你們說：孫林鬧到底怎樣？

是不是個大壞蛋？

尹：說不上好吧，比周萬芳總還強點。

范：（對楊）你說。

楊：眼下他的腦筋也開啦。

范：你們都隨了孫林鬧，農民會有你們攪和，啥

事也幹不成，非把你們拱出去不可！

楊：你呀，怕你沒那麼大勁兒！

范：要不，乾脆你們把我氣死也好！（把牌一擺

）給你們這「熊」玩意兒。農民會照你們這樣

積下去，看着不順眼。

尹：今兒下晚黑間不知道他幹啥，張口就「拍積

」。

楊：拍完積就拍燒火棍！

尹：別理他，走，咱找馬主任寫牌子去。

（群乙上。）

群乙：范隊長，沒想到你還沒走，叫我找你好半天

范：啥事！

群乙：劉主任。

范：（急問）怎咧？

群乙：剛才劉二嫂子給他送飯去，對他學說剛才鬧

的情形，他一碗糝子粥還沒吃完，氣得雙下

碗筷不吃了，叫我找你！

范：（搶說）好，我去？

群乙：別忙，他叫你趕快派人給方同志去送信。他

說看勢不是光朝着他個人來的，是朝着咱們

農民會來的。他說他個人的事早呀晚的倒不要

緊，大夥兒的事可不能「馬虎」，越耽誤越吃

虧。（扭頭要走）

范：先別走。我也尋思着給方同志去送信，可是不

知道他在哪屯工作呀。

群乙：劉主任說大概在這家屯。送信越快越好。

范：別走嘛。兄弟，你就跑一趟吧，省得我另找人

，耽誤工夫。

群乙：開會我不在，學說不上來。我得到農民會去

站崗，叫他們去吧。（群乙由右繞下）

楊：反正我是不去。

尹：我也不去。

范：誰叫你不去啦？我還信不着你們呢。

（趙廣明由左後上。）

范：（對趙）好，沒別的說的，你老爺子辛苦一輪

吧。

趙：幹啥？

范：唔，不行，會上的情形你也知道得不全，乾脆

我去吧。

趙：開忙着跑，你幹啥去？

范：給方同志送信去。

趙：不用去。我早把他找來啦。

尹：真的？

楊：到咱們屯啦？

范：你可別拿假話當真話說，我可正在着急呢。

趙：我都快老白了鬍子啦，還能撒謊？

范：這麼快？

趙：馬奎五叫我睡去睡覺，我惦记着莊稼，就沒回家

，替了王全兩匹馬，跑到董家屯就把他帶來啦。

范：在誰家呢？我去見他。

趙：不用去他正問陳德福他們「調查」呢，隨後就

來。

尹：這不他來啦。

（方同志、陳德福、羣甲、丁、戊、己、  
上。）

范：方同志，你來啦，真好。

楊：方同志來啦。

方同志：（以下簡稱方）你們都在這兒呢。范水和

，白天牧莊稼，晚上查崗，這幾天累得「够噲

」吧！

范：累倒不累，就是氣體的難受。

趙：方同志你來看，就在這柴火堆裡找出來的。

陳：剛才開會，馬奎五站在這吃蹄兒，孫林開始在

這吃蹄兒。

范：方同志，你沒見。剛才可叫人生氣啊。

方：他們都跟我學說啦。你們誰偷一輪？把馬奎五

帶來。

陳：我去。管保能把他拘來。

方：好，你老爺子就辛苦一論吧。

趙：別忙走。聽我告訴你！

陳：哈！

趙：見了他，你可別說是我把方同志找來的呀。

方：你老爺子不用怕他。

趙：我不是怕他，我是……剛才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

方：好，既然我自己來的，看他見了我說些什麼。

陳：對。

(陳由右後下)

方：(見尹揚的木牌)你們打算要地呀？

楊：剛才老爺家說是放嘛。

方：「放」地？他那地是誰的呀？他「放」？

尹：他個人的唄。

方：你倒老說「放」地，我就不明白，你們大家說

說那地是不是他親手開出來的？

趙：他親手開？他連犁頭也還沒扶過呀。

群甲：別看扶犁，一天管保把他累爬了蛋！

群丁：在菜園上種那卅坵，是「飛照蓋地」蓋來的

范：他變看法兒「鼻」人家地頭子。

方：怎麼「鼻」地頭子？

范：韓比方同志你有所地地靠他的地邊，他就叫你

出勞工。……

群甲：你不去就叫你幫他家扛大筒。……

范：對，反正叫你個人有地種不上，又不准別人去

租，非「整」給他不可。

趙：我們屯裡有一句成語：「認可穩透地荒山，不

靠近老爺家地邊。」

范：他那地竟是打小戶人家身上苛扣來的。

群甲：反正那不是好來的。

群乙：都是靠挖弄咱們窮人。

方：(對尹)你說對不對？

尹：可是開子外邊那六十坵，是他的「祖業」，那

不能算不是好來的，方同志你說是不？

方：還是叫大家說。

群甲：那是他爹留下的。

群丁：那真正是「祖業」，好來的，咱們說話該怎

的是怎的。

群甲：他那六十塊地照到眼下還沒交出來。

群丁：他就仗着是「祖業」，硬不交。

楊：那六十塊，大夥兒聽不聽兒給他拿點糧，倒也

應該呀。

尹：那地可好咧，拿點租也「種得過兒」。

方：那麼上次他答應拿出來，是不是應當再給他倒

回去呀？

楊：那我就說不上啦。

方：誰說得上？說錯了也不要緊，咱們大家夥兒參

參嘛。

范：他當屯長，把咱們莊稼人「整制」的活不成，

俺應該包賠。

方：是應該包賠。可是理還沒說透。練比我假裝是

孫林開，我說：（學着孫的神態語調）「我當

屯長肯扣下的叫我都吐出來，我沒話說。可是

我那六十塊地是我參留下的「祖業」呀，也給

分啦，你們這不是大夥兒起鬧訛人嗎？」

趙：（對方儼對孫地）你要說那難聽的話呀，我把

老根兒給你挖出來，一條地瓏也不給你留。光

緒年間，我們老爺子帶着我打「上江」剛回來

的時候，這地場還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荒山草甸

。我爹在這是個「佔山戶」。聽說他給官家「

上」過兩口大肥豬，荒地就歸他所管啦。我們

老爺子帶着我，兩手磨出血泡，把荒地開成熟

地，汗珠兒伺候下粮食來，得到你爹跟前「

認地取」，給你們拿租子！這就練「我們家養

活出來的孩子，得到你們家去認爹媽，給你們

「盡孝」！你們既沒生「又沒養老，憑啥要給

你們！「盡孝」哇？聽？我問你！

群衆：對呀！哈哈哈哈哈……孫林開，你說呀……問

你咧。

趙：你那「祖業」就有廿多塊是我們老爺子帶我開

出來的，下剩的也是老莊稼人開的，你們孫家

老少三輩一大群，連一壠地也沒開過呀！地是

一片荒，汗珠兒伺候老才打糧，熬下一年就放

了牛羊。地，都是我們窮人開的，窮人伺候的

。你們大地主都是光吃不幹活兒的「混屎蟲」

把地抽給你們，早就「放了牛草」囉！

地，還是我的。

我們窮人翻身，分地，這就叫「物歸原主」又

范：還是不對。

叫「骨肉團圓」。你們大夥兒說，對不對！

尹：爲啥？

辭業：對呀！真對呀！太好啦！……孫林開，你還

范：爲啥，就爲他耍橫，那就是叫咱們「騙」他的

有時話說？

「地東」。

方：（見大家情緒好，索性再裝扮一下）我爹那兩

楊：要換不給。守着咱農民會還怕他！

口大肥豬你們得給我留下呀。

范：農民會再叫你們幫馬坐五學二次手，就更糟囉

肉團圓」。

楊：怎糟囉！

方：哈哈哈哈哈老趙頭說的真對，地主是一堆「混屎

范：你們沒看出來嗎？馬坐五跟孫林開勾搭連環的

蟲」，他哪兒有地「放」呀！

，誰知他們按啥心思呀！

尹：這次我可明白了，地都是你們開的，咱們伺候

趙：沒按好心。孫林開把車馬「整」出去不回來，

的，本就应该歸咱們。

不給我拉地，包賠的牲口，地照，都不交出來，

楊：是這麼回事，我心裡也透亮啦。

，反個騙咱們回過頭去「認」他的「地東」，

方：老趙頭的話是真理兒，走遍天下那說得出去。

我看他是打算「翻把」！

爲後你見人說說，叫莊稼人心裡都明白，嘴裡

辭業：對，就是這麼回事，他是打算「翻把」。

都能說。

范：方同志，會員們不齊心，你看這怎「整」呀！

趙：那能行。大夥兒還理跟他要地照。

方：不要緊。咱們大夥兒核計，這次不幫你們「整

尹：照這一說，今兒他放地……唔不，他吐出來的

「好了我不定。」

羣衆：那可好喇，好極了。

方：上次咱們有幾件事沒對好。第一就是沒把孫林開澈底打倒。

群衆：對！沒把他「整」低了頭。

方：第二件事是河把馬奎五看透，光見他清算屬萬芳

時候很積極……

羣衆：那時候光顯着他喇，東跑西跑的，啥事都臨

在頭前兒。

群丁：成大嘴裡喊「窮人翻身呀！」

尹：那時候都尋思他是個窮人。

楊：還聽幾個字兒。

方：沒弄清楚他是個破落戶，踢過大神，是個「花

香子」。

趙：他是英堆上的「狗屎昔」（小爺，兩子），

別看兒窮，孩兒可富喇。小時他家裡有錢

，馬地羅馬都叫他爹「整」到大煙槍裡去啦，

打那窮的。

方：他是正莊糧人，不該選。當幹部，這三件

武裝自衛隊槍少，人雜。這四件是對個人家裡

備著十塊地的人照顧不够，分地，他們還鬧

着。這回咱們要把這事澈底「整」好。

范：把那兩個不管事的委員也得撤換。

趙：啥都得打挖這根兒上動手。

方：對，什麼「根兒」呀！

群衆：那證用說，孫林鬧嘍。

方：劉主任的事，是不是他使的壞？

劉：備不住。

（陳德順跑上。）

群衆：怎的？沒找着？怎回事？說起來嘍！

陳：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們說！我帶着槍最

又到孫林鬧家裡去了，我走到孫林開房後頭，

後窗戶有燈光，屋裡有人說話，我打窗戶窺

往裡一看，炕上放着一張小飯桌兒，一邊孫林

鬧，一邊馬奎五，小樓炕一坐涼熱，小酒盞一

拍溜扁「滋」一口酒，「叭」一口茶，兩個人

一週一桌的喝起來嘍。孫林鬧說：「兄弟，咱

們拿班子彈「整」倒劉振，拆過農民會，這

才是放下一張「釘三兒」去，哥們，手心裡

懷著一雙「二四」呢，等到了節骨眼兒，我「啪」地一下子把「二四」往外一亮，配成「呈上」對子，我就要「吃通兒」像「滿洲國」一樣收拾他們！」周奎五說：「二哥，你可別看

羞了「點兒」，把「二板兒」當成「釘三兒」，臨完來個「板子打星上」鬧個「幾十」。」孫林開說：「那哪能呢？兄弟，你看好兒吧。」

群眾：這小丫真可惡！陷害劉主任，馬奎五也隨了

他當狗咬兒子……

范：那張「二四」是怎「整」咱們呀？

陳：最後他們就沒說下去，偷偷下要出來查崗，

我就趕快跑回來送信，核計核計怎辦。

群眾：這小子真真咱們屯裡的壞根兒，非挖掉他不可，非挖掉他不可！

范：方同志，咱們把他們抓起來行不行？

方：那怎麼不呢？你們核計著辦。

陳：走，我帶你去。

范：我不去，叫別人去吧。

陳：呢？范永福，平常那麼硬氣，臨到這節骨眼兒，你「要」起「熊」來哪？不要緊，有老叔我扶著你。

甲：我跟你一抓。

群丁：我也去幫助你。

范：不用幫助，一個就能把他們「牽」來。

陳：那你爲啥不去呢？

范：抓來大夥兒不說話，這不是白搭！

方：這話對。

群眾：定規說話，那還誰不說，絕不能像上一次，

你敢心去抓吧。

范：方同志，把你那支「三八」槍借我。走。

陳：前邊好像是他倆往這邊來啦。

趙：真的嗎？

范：是他倆……

方：他們往這邊來了。（對衆）過來過來，咱們先別下手，你們數着啥也不明白，看他說些啥！

你們誰去把劉主任也找來。

群丁：我去。

（群丁由右繞下）

群眾：通赤嘍，通赤嘍……

馬奎五：范水和，你怎麼不這兒，崗派了沒  
有味？

范：派他們都不去，你來看怎麼辦？我是沒「制」。  
馬奎五：不去？誰敢不去？

（馬由左後上。）

馬：你說，誰敢不去？

（孫隨上。）

馬：（發現方）噯呀，方同志，你好好，我正打算明兒去找你，走走，到我家去，好些日子沒見了，咱們哥兒倆得嘮嘮呀。

方：噯，你還是很忙的樣子。

馬：坐下咱們倆人聊聊，忙得沒空不睡，我心裡也痛快！

方：（明知故問）那是誰呀？

馬：噯，這就是孫林蘭，上次清算他，你忘啦？

方：沒忘，永遠也忘不了。

孫：（走上前）團長。（對方脫帽鞠躬）

方：我不是團長。

孫：唔，隊長隊長。

方：我也不是隊長。

孫：那還是主任，貴姓是——

方：我姓方，也不是什麼主任。我聽說你又拿出二十塊地來？

孫：是呀，哈哈！工作團走了以後，我的眼前開的透了亮兒啦。「滿洲崗」時候我當屯長，我有「過」——當屯，那能沒「過」呢？有「過」，我就得領是不是？領了「過」就利索啦。我也就翻地啦。我把地都放出去，當個窮人，爲後咱們都是一家人啦，哈哈……呃？團長還沒吃飯吧？

方：我早吃過啦。

孫：這麼早就吃過啦？那哪能呢？今兒咱們隨便吃點家常飯，等到明兒，團長你說：要吃豬肉還是愛吃羊肉？愛吃雞肉還是愛吃狗肉？要吃啥咱們就宰啥。照我看還是狗肉新鮮，我家還有大蒜……

方：我什麼肉也不吃。



孫：吃素？那好。我打五年前就吃上齋嘞。抽煙喝酒我是一概不「好」，我就是「好」道。

方：「好」什麼道啊？

孫：聖賢道。聖賢之道，講的是惻隱之心！要不我的腦筋怎開的快呢？

方：要照我看你那腦筋別開，還是關上宅好。

孫：團長，你別信不著我，我這腦筋既開就絕不能再關上。人嘛，拉屎還能坐回去？團長你放心。

方：我就是不放心我才來的。你不關上，有大夥兒幫你關上。再不關上就要害死人啦！你聽明白了沒有？

孫：是！是！

馬：（對孫）你怎還是這麼糊里糊塗的？人家工作團上的同志到屯裡不吃你們「有力者」的飯，堵到小戶喝碗子粥，你怎不懂規矩呢？

孫：我眼下變成了窮人，還能算是「有力者」嗎？馬：去吧，這兒沒有你說話的必要。（孫退到人後）

方：（對馬）你這件大氅挺好，哪兒來的呀？

馬：咱們農民會買的下晚黑間站崗的人衣裳單薄，「嗆」不住。

方：那怎麼你自己穿呢？

馬：我今兒才穿上。

方：（對馬）是不是？

群衆：是。早先一買來他穿上就沒有說過，站崗的人都沒穿著。

馬：你們說那話頂啥？就這一件大氅，倒有四個站崗的，叫我們給誰穿好？給這個不給那個，你們又該暗時啦！

范：給站崗的人穿。

馬：那太不行啦。（脫大氅）

方：你還有手表。

馬：你交我手錶，上帶著的這個手表哇？

方：嚨。哪兒來的？

馬：托人買的，還沒給錢。這不要緊，咱們不要再給他退回去也行呀，咱們又沒給他「整」壞，不信你試試，還走得嘎得嘎的呀。

方：你成天竟想着「整」手表大雞，不幹好事！

馬：方同志，是這麼說：說是我「整」這些玩意兒

要算是「過慮」呢，那我是「知過必改」呀，

「知過必改」這話一點兒不攪假。說是我不幹

好事，這可屈了我的心。方同志，你前些日子

沒到這屯來，兩個委員一管事，自衛隊長不負

責任！要不多虧我，就差點鬧出大亂子來，你

來了我還沒得空跟你說說這事冷了地提起來我

都不信，沒尋思到劉主任阻攔老丈人勾手往胡

子陵上搗騰這個。（托出子彈）方同志你看着

這是啥？往下我就不用說了，他們都看見啦。

方：你們看見的說說，是怎麼回事。

馬：對，方同志調查。你們打起根發引兒前前後後

，有的不誠，無的不添，憑良心，照實說！

群甲：憑良心我就問你一句話！你早先知道柴火

堆裡有槍子，是咋的？

馬：我哪知道呢？

羣甲：我要進屋去翻，你硬攔住叫我往外邊翻，我

覺得你定規知道。

馬：你們對着月亮！說話要憑良心！要不是人家逼

吳子，我管啥都不知道。

陳：你把吳子拿出來我看。

馬：這我還能撒謊？（把「吳子」交陳）

陳：這是個「黑」吳子，沒名沒姓，也沒寫着在柴

火堆裡。這是有人核計着陷害劉主任。你們大

夥兒尋思尋思，這柴火堆就跟屍在十字街口一

樣，有人路過，順手就拿把槍子攔進去。

馬：說那話所啥？柴火堆在他窗戶底下，你抽一棍

筆根兒，屋裡也能聽見，也能看見。

趙：劉主任念着農會的事，「他屋裡的」也有不

在家的時候，……

陳：定規是有壞人攔的。

羣甲：就是囉。

趙：定規是。

范：周奎五摸底。

馬：你們大夥兒不用吵呼。這不由們對着槍子子，

說話要憑良心，我馬奎五要麼幹啥，明兒早晨

我一來一開門，這些槍子都打對面朝我腦門子

飛來打死我。

羣衆：「審幹哈！起誓哈也不頂。」

馬：要不咱們就對着月亮明心，我姓馬的要是摸底，爲啥查出來，我把這馬字倒過來姓，來個大仰巴脚子，四條腿朝天。

方：說正經的。瞎扯什麼！

（劉振東、劉妻、群乙、群丁，上。在場羣衆叫着，「劉主任來啦，劉主任。」）

劉：方同志你來啦。

方：（見劉曲起被綁着的胳膊和自己握手）怎麼還綁着呢解開吧。

群乙：他不叫解。

（孫林聞衆聲紛紛之際，繞到劉身後，打算溜走。）

陳：孫林閣，你別走。

孫：我不走，我那能走呢？我是……哈哈，給劉主任解繩子。這綁着多難看呀！

劉：用不着你！

劉妻：方同志，我們真屈呀！

劉：方同志，黑鍋雖是扣在我身上，看勢頭還不是光朝我個人來的。

方：一定能「整」個水落石出。

趙：（對劉妻）我問你：你推繩子回家拿證據，看見誰來這吃證了？

劉妻：孫林閣。

孫：我來我走，她都親眼看見的，來的清清的明，不信，你們問她，咱們說話得憑良心！馬整五這就是你的不對啦，你晌午看見的呈子爲啥下晚兒才來查，差點兒叫我「法包兒」。

馬：早先我就沒拿他當回事兒。

孫：事兒一來就不大囉。振東也不是指着「整」這個吃飯的人。這不當着方同志在這吃證兒，我們全屯保他爲後絕不再「整」就是了。方同志，賞我們全屯一個臉，念其他是個窮人，容他這一回。

方：你問問大夥兒願意嗎？

孫：不用問，沒個不願意的。

劉：你說的倒輕巧，不用問？我第一個先不願意。

客：這一回？我可不能容你這一回！

群衆：用不着保，用不着保，我們定規要把這棍兒

挖出來，看這槍子子到底是怎來的。

方：大夥兒眼睛是亮的，黑白看的清，騙不了的了！

（突然有人吵嚷，由遠而近。全場注意聽。）

張鳳山聲：這棍子就是「整」嘛！

王占奎聲：這事我作不了，你得跟我去見馬主任。

張鳳山聲：作不了主，就一溜爬着去！見馬奎五我

也不怕！

馬：（有點慌）我去看看。

方：你不用。

王占奎聲：你還賒罵我？

張鳳山聲：風你多管閑事！

馬：（更慌）方同志，我去勸走他們……

王占奎聲：我這也是辦公呀，你罵我就不成！

張鳳山聲：不成，不成能把我怎樣？我等着大鬧場

吶，來吧！

劉：不好，搶起扇擄來啦，要出人命！

（群衆散亂，孫林開乘機溜走了。）

范：（對劉甲、乙）走，盯住他！

（范、群甲、乙追孫下）

（王占奎、張鳳山上）

王：不用去找啦，馬主任在這兒講的。噲，方同志

來啦。

方：爲什麼事呀！

馬：（搶着說）我知道，小事一段。（對張）鳳山

兄弟你那事依你就是了，我替你辦，你回去吧。

方：爲什麼事呀！

馬：你那事一區又得半宵，明兒再說吧，方同志五

忙着吶。

群衆：說說吧，說說吧，你那口氣憋了這些年還不

說，等啥時候呀！

陳：呀，孫林開呢？

方：不要緊，范水和他們盯住吶。（對張）你說吧

張：上次工作團來，我去觀成家有事，沒趕上說

方：現在說吧。

張：那年出勞工回來，病得起不來炕，「我屋裡的」到孫林開家去借糧食，他不但沒借給還說：「你『掌櫃的』病得要死，你還跟他過時日子？」去判法院跟他打「八刀」，我給你整整川！

方：什麼叫打「八刀」？

陳：就是打離婚。

張：「我屋裡的」說：「打小的夫妻，那我可不罷。」他又勸「我屋裡的」給他當小老婆子，不

答應就關門來。硬走。硬新搬了。「我屋

裡的」心裡一窄，跳了他門口四井，幸虧有人看見，大夥兒撈，幸，算沒送死，可是一條右

腿斷了，落了個殘廢！

「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一吵呼出去，孫林

開就「倒釘一耙」，告我逼妻尋死，被許護財

，把他的井「整」費了，押我到「局所」，關

了兩個月的「巴釐子」！這口氣我整了五六年

，我，出來等著他的大扁擔吧！

群衆：哈！搞得好呀！

張：他吓唬我說是我要再提這事，等胡子來了把我

「路障」敲碎綁上大扁擔，按倒叫我罰，罰不

過來就拿大棒子揍！這不王占奎馬奎五他們幫

都聽見啦。

王：我這難道屯來的，早先那事我可不夠道啦。

群衆：那不就別。噫，你說吧綁大扁擔！

王：我光聽。噫，胡子，扁担的，我沒聽清，你們問

馬主任吧！

馬：你聽見你說，我可沒聽見。

張：你怎麼聽見？你還幫他說不叫我再提。

群衆：王占奎你聽見了吧？你說……

王：馬主任是說來着。

馬：你們倆勾起手來造謠。

王：我說我當主任。行，你說有你在後邊支着，到

這當官兒，你一進六二五推到我身上，你讓

不是奉我當槍使嗎？

群衆：到現在你才明白？說，他們怎麼使喚你？

王：孫林開說把長民會搬到他家下屋，給給武德員

衙除拘換錢更快槍，捆他那大院裏見，馬

五說在老孫家門口掛個農民會大牌子。

陳：馬奎五你把我们出賣啦！

群丁：把武裝隊整他家去吓唬窮人呀！

趙：胡子來了把咱們送禮呀！

群眾：孫林鬧這小，打算把刀把又「整」到他手裡去，刀刀捅咱們路上，他要「翻把」害人

！馬奎五跟他勾手兒害劉振東……

馬：你們把馬奎五看得太幹咯了，那哪能呢？再說

，我也不敢呀……

（群甲跑上。）

群甲：孫林鬧鑿出閘子，叫我們給押住喲，問他槍

子子，他說都是馬奎五的事。范隊長帶人到孫

林鬧家起槍去喲。

馬：他都推到我身上來進行呀？

群甲：馬奎五，你替他頂起來是怎的？

陳：馬奎五，你忘記剛才你在孫林鬧家喝着酒兒說

的那些話了吧？「板子打馬上」喲，別瞞着喲

！

趙：孫林鬧看差了「點兒」，把「板子」當成「三

鐘兒」喲，他手心裡的「二四」再拿出幾再解

是個「板子打馬上」——「斃命」。

方：馬奎五你聽他們說的是什麼？就问你說不說，

說了罪過減輕，不說也插不過去。

群眾：不說不行了非說不可！說了減罪！（群情激

憤）

馬：（對劉）兄弟，我對不起你，叫我把繩子鬆個

解下來吧！

劉：呵不 我是小事兒，你把農民會出賣給壞蛋！

你，不起全屯。

妻：你把我娘家老爺子也扯上啦，你！你！（打）

你！（打）你！（打）（群眾也打）

（群甲、乙綁孫林鬧上）

群甲：你媽巴子的，你敲上天也能把你「整」圓

！

馬：槍子子是他開的，把你「整」倒，換上王百歲

聽喝，把農民會武裝隊却抓到他手裡，明放槍

暗收回，爲後他還在屯裡「當令兒」。

張：孫林鬧給你多少好處？

馬：……這手表，兩個子衣穿，這說我們倆不分

；的家業跟我。——我當主任跟他當一搭。

陳：他手心裡那張「二四」是啥呀？

馬：那說不上，槍斃了我也說不上。

翠翠：孫林閣，你說！

孫：你們一時是啥嘍，怎麼領我怎麼領就咋嘍，地

，都給你們，車馬在我小舅子家，你們去拉吧

，我落得窮人，光脫走，這還不行嗎？

翠翠：行！非說用你打單嚙我們的這。不可！

范：（背着槍，拿財寶上）孫林閣，你這老反動，

家裡藏着三支快槍，一支盒子砲，地窖裡還藏

着兩文銅錘子哪！（氣憤激憤）

陳：（走上前，對孫伴一揖）孫：掌權的，你地

裡出個子，我給你道喜，你「大喜」嘍呀？你

怎嘍？皮鞭上還穿膩了，換上棉褲，像個紳

士。這涼風兒是怎的？你尋思的可倒奇巧！孫

林閣，你「口如蓮蛇舌如刀，心似虎狼」長

王「哇！」滿洲國「時候你害我們好苦哇，上

次清草會我把你「轟」一低了頭，牲口不賤，地

照「交，陪審團主任，搶去農民會，陪審團按

槍，穿回地土，你他媽的打算「翻把」再害人

！太可惡啦！我恨不能倒退廿年，年富力壯，

我總子把你機死！（打）

翠翠：打！打！打得好！「棍子打皇上」嘍！

陳：你！我說，你怎麼「皇上」了？怎吃我們的雞兒

？

翠翠：你說說說，打算怎麼害我們？你怎吃雞兒！

滿「住，馬奎五都說嘍。說，說，說！

孫：我打算把中央軍團軍長謝文東，張指揮官馬子

勾來，我總當屯長，像「滿洲國」時候一樣！

：

陳：噫的噫的團軍長，張指揮的？康德、蔣介石、

謝文東、張鳳子、孫林閣，你們他媽巴子都給

一棍掃兒的貨，——「滿好壞蛋棍子，非打個不

可！

翠翠：……「雞蛋棍子」一「整」倒，打個爛蛋！挖掉爛

兒！挖掉爛棍兒孫林閣小蔣介石！

：你們大夥兒說說，對孫林閣馬奎五怎辦？

陳：今兒咱們趕快到孫林閣家去出槍，明兒全屯開  
公審大會，叫馬奎五把孫林閣灌上的壞水吐出  
來，叫孫林閣把他「翻把」的壞底子掏出來，  
大家判他們的罪，把餛子東西分給窮人，咱們  
要挖掉這老壞根兒！

羣衆：對，對！挖掉壞根兒，槍斃孫林閣！槍斃馬  
奎五！

劉：對，就這麼的！方同志，你看這麼辦好嗎？  
方：人家夥兒覺着槍斃對，老劉你就領着幹吧！  
衆：好哇，好哇。

(幕落)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初草於太平鎮。

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修改於山北文藝工作團第二團。

### 兩點說明

一、這個劇如在鄉下演出，可利用「自然景」，  
找一個俗稱「小馬架」的屋頂即可。

二、希望儘可能用東北語音演出，如「擱」唸「高」，  
「於哈」唸「蓋哈」，「逼」唸「嗒」等  
等。

(完了)



# 牢籠計

侶朋

## ——一幕兩場——

時間：一九四六年的冬天

地點：北滿某屯

人物：孫老二……一個陰險狡毒的糧戶，僞屯

長，四十七歲，排行第二，自和他兄弟幾個挑灶另過之後，仗着他剛鬚蓬迎的本領，和當屯長的勢力，橫霸全屯，年年買房置地，而成爲該屯大戶，他對於家境的興旺常津津自得的稱爲「我老孫的福氣！」但是這個「福氣」並不長久，隨着滿洲國的垮台，轟轟烈烈的群衆翻身運動，一去不返了，房子，大田和一部分浮產被清算出來，但是他心不死，千方百計，想法贖回復辟，總想捱往日的「黃金時代」再拉回來，爲此他不惜用最卑鄙無恥的手段來破壞羣衆的翻身運動。

他穿一身青土布的破棉衣，棕色的豬窩子，咀

裡露着金牙，戴着窄邊的舊禮帽，雖然穿得頗爲油膩，但仍帶着僞滿官相的那股派頭。

孫秀蘭……孫老二的女兒，是一個已經廿歲開外尚未出嫁的女人。長得一身虛肉，兩腿特別短，更顯得臃腫下垂，穿着藍布大褂，紫紅色的馬褂，臉上塗着鉛粉，兩片嘴唇猩紅猩紅的翻在外面，她目不識丁，總以爲自己是「女學生」派頭，浪裡浪氣，走起路來左右擺盪，下流、粗俗，屯裡人常用「豬尾巴都比她老實」來形容她。

周吉良……廿九歲，浮浪漢出身，曾在佳木斯小飯館裏跑過堂，牡丹江販賣過破爛，近兩年和他寡婦媽流落到這一帶來沙金，當車老板，開豆腐房

當工作團到該屯後，他應時而起，在初明的國

學中他是最「精彩」的一個人物，而且又是赤貧如洗，所以受到工作團的器重，後來漸漸發現他有許多毛病時，還在「可以使用」「可以教育」之下姑息了他。

工作團已經伸腿前進了，只留下一個同志在做鞏固工作，當正式成立農會時，由於羣衆對他日益憎惡的不滿而落選——僅僅只得到三票。

他驕矜自大，愛出風頭，總覺得這個局面是他「打出來的」，他是「積極份子」「有功之臣」。但是他又貪圖小利，夢想著「飛來職」，因而使得他一陷入泥坑即無法自拔。

老趙……五十餘歲，孫老二的佃戶，早先會讀過幾句古書，現在尚能寫幾個眼前的字，爲人正義熱情，遇事尚能思考出謀，從前在屯裡就愛排解些小糾紛，救人危難。在農會裏辦事非常認真負責，敢深受農衆擁戴，新選的農會調解委員。

王小牛……廿來歲的壯小夥子，從小就給人家當豬官，牛拉子，跟做，直到十八歲上才起火立家，給人榜背，新選的農會武裝委員自衛隊隊長。

其他自衛隊員三名。

## 第一場

時間：黃昏，掌燈之前

地點：周吉崑家裏

佈景：這是一間西廂房。北炕已經拆去沿，牆尙留着烟灰熏過的痕蹟，正右，土炕上堆着破箱破櫃，櫃上除了一些酒瓶雜物之外，還有一口不能活動的擺鐘的時鐘。櫃前有一整磨，但石磨的上扇已經破碎，被拋在屋角。這磨甚便作了桌子的代用品。

南炕補着露土的破席，泥製的火爐，舊棉花套，一切均破爛不堪，唯獨引人注目的是一床較新的蘭花緞被，——這是清算鬥爭的果實，一月前工作團「照顧」周吉崑的獎品，炕頭貼著「五福從天降」……之類的衛春聯，和「富貴有餘」「豬八戒大鬧盤絲洞」之類的喜畫……總之，在在都說明這不是一個老莊戶人的房子，從土氣裏帶着濃厚的城市小市民的味道，正如這房子的主人一樣。

幕啓——室內無人，因為窗戶紙太厚，所以屋裏格外昏暗，各種脫離的顏色都藏在這昏暗中，更顯得它的冷清孤寂。

今天又是慶會正式成立的日期，會場已經結束，現在正在進行餘興，裏外傳來笙管簫笛的音樂，有人在唱着「楚橋」和「月牙五更」，隨着這悠揚的歌聲，陣時爆發出掌聲，和愉快的歡笑聲。

有人揚着大車從野外歸來，打寬前經過，輪子在雪上碾出吱吱的鳴響。馬在嘶，鞭子在天空發出爆碎……漸漸遠去，歡聲又埋寬而入，更清曉響亮丁！

周吉崑戴著獐兒帽，拿着扎槍，老趙含着煙袋，帶着一袋紙剪的大紅花，一前一後推門進來，老趙：（以後簡稱趙）（邊進邊說）我一瞅你出來，就知道不對勁，你到對我說說，你對今兒的大會有些什麼意見？

周吉崑（以後簡稱周）（把扎槍往炕上一扔）沒意見！

趙：你明明有意見，怎麼說沒意見呢？噢，你媽呢

周：上外屯親戚家串門去了。

趙：你說吧，你剛才在路上不是說……

周：要我說，我還是那句老話，推完廟毀廟子！

趙：光這麼一句話也太不相當，怎麼就叫做推完廟毀廟子？……話就沒有根據！

周：怎麼不相當，怎麼沒有根據？你沒瞧見他倆剛才會上說的那些話？舌頭根柴棒子一樣，說得多硬呀！

趙：現在不是民主嗎？誰對誰有意見都興說，只要說在當面，就沒有毒！

周：（滿腹牢騷）哼！說我老底子不好，我周吉崑祖宗三代沒當過警察特務；沒偷過人，沒擄過人，怎麼就不好？就說我倒騰鞍轡，跑紫，沙金，趕車，開豆腐房，那一樣不長我兩隻手，揀一口吃一口，又說我放局嘍！看小牌嘍！滿洲國誰不要錢？翻起來我看誰他媽的底子不乾淨。

趙：不乾淨就翻乾淨嘛！我的老底子還不是一樣翻

，大伙兒都是對事不對人，你……

周：不對人，不對人憑那一條說我虎洋氣，憑那種  
空說我拿着鸡毛當令箭？專燒你的「一棍針」（  
揮一揮扇之意）刺，說得你裡不見人！還  
不對人呢！

趙：這怎麼又……你的「一棍針」刺。你好好想想  
，這些下，你有沒有？人家異同志不是說「有  
出政之，上面加他」麼？「各人都要和自己的  
黨團高舉」麼？（外面影聲震耳）

周：……我……會自己開學，用得着他們在會上你  
一對我一句……

趙：你不……你別以為你以上講得好聽，好聽得靠火  
燒，這刀也得費石磨，弄到看不利靠人幫幫助  
才能……（雷聲）：人啦，要三思自己！你  
們是……你……沒有這些毛病？

周：人誰都有毛病，可是說我自大，搗亂，拿雞毛  
當令箭，說至死也不承認。

趙：……你……你的毛病……是在那兒呢？

周：……（想了想）對了，得說我私攬國庫出

來的東西，我私攬了什麼呢？（指在身上這新  
棉衣）這衣服是我扒國庫來的！這被子是工作  
團獎。我的，這帽子是……是……嘩！誰叫他  
們團等不積極。眼紅！臉倒了醋缸也味不出酸  
味（有人影在窗外晃動，隨即閃在一邊聽去，  
奶時時將頭擺過來向裡探視。）

趙：（吳）都是別人的過，你自己一點毛也沒  
有？

周：毛病都能沒有，沒有都成神了，比如我愛看小  
牌，我也不是沒有承認，可自打工作團來了，  
我不是就洗手不幹了麼？

趙：時來時去，你還是什麼話也沒說出來呀！（語  
氣的）老周兄弟，我問你說句真心話，你  
，你就是心裏有病自己摸。着賊，別人幫你  
呢，你也不知道那頭就這那頭就這。

周：我又不是沒走過彎道的人，你當我心裡想  
個都不明白！

趙：你光是嘴裡明白，腦筋還沒有開！

周：我腦筋沒有開，你去問問工作團的魏同志，

同志看，可也不不是我周吉崑第一個出的頭！那一次開會不是我姓周的堵的砲眼！光知道過橋就不知道搭橋的人。

趙：（笑）一塊砌不成牆，一個人搭不成橋，橋也是大家搭的，可你在開會的時候沒有撤步，剛才會上大夥兒不也都提到啦！

周：就說剛才會上開腔說話的那些人吧，早先開會的時候那兒去啦？裝肚痛裝困眼，一個個磨起來不說話，今兒吃上了豆腐驢磨，反拍一把掌整我！（人影閃動一下又隱去）

趙：照你這麼說大夥兒還是裝肚痛裝困眼，你起來爲對囉？（笑）以前不敢說話，還不是叫換戶壓酥了骨，一下子轉不過勁兒來……

（……外面吹簫，狂歡聲）

周：鬧鬧身，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我他媽鬧一身廢氣，亂混意思……

趙：反正再會裏三個月一改選，你往後好好幹，幹出章程來，大家還會舉保你當委員。

周：笑話：（看看老趙手中的紙花）您當我眼紅你

當委員？笑話！我就沒有這口官鼻，咱今天選上真是謝天謝地，明兒我還宰豬呢！

趙：你還是什麼話（抬頭發現窗外的人影）誰

？（人影閃開）什麼人？（追出去）

趙聲：你跑。院裏來做什麼啦？

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找我們家的雞……咯……咯……

……咯咯咯……跑那兒去啦！

趙聲：回去，少出來串！

女聲：回去就回去唄，你兜啥？咯咯咯……咯……

咯……咯咯咯……（遠去）

（老趙進來，臉上的怒容未消，邊走邊說）……

趙：臭娘兒們，胆子真不小，敢跑到窗口捲騰風了

周：誰？老孫家的？

趙：可不！哦，對嘍，我想起來了，這幾天你們倆

真有些閒話。

周：什麼閒話？

趙：說是孫老二的女兒常上您這裡來串……

周：串什麼？

趙……專門子，有沒這事？

周……差說的？（稍停）不錯。有這碼事！

趙……聽着聲響上那這兒……她說些什麼？

周……我每天忙得喘不沾地，身不沾家，誰知道她……

我媽說什麼？

趙……聽着前兩天她認你媽做乾媽的，是不是？

周……誰說的？沒有的事！

趙……那她找你媽做什麼？

周……說什麼花紅銀的，說不是叫她們老娘兒們的話。

趙……（尋思——）……哼，我看……夜貓子進屋，

無事不來。這準是出來出來的道，孫老二這

傢伙心眼最鬼，什麼不要臉的這道都使得出

來。

周……（笑）你說她想做我的生意，拉我的貨？

趙……依你看行不會？

周……上次回華，他爹的鼻子都叫我打出血了，怕我

還來不……呢！我看不可。

周……也沒不中，不過這門還是加小心，別中了接戶

的申請計……口頭……再怎麼的，咱們有什麼

聲氣在會理談。

周……這你放心，我絕不會中他的申請計，跟他去放

風走路。

趙……不過這換門，不正經……二十來歲了也不出嫁

……從前滿洲國官捐下屯，衛生警察下屯檢查

衛生啦，與農合作社下屯發貸款啦，還不都從

在樞家，誰來說跟誰睡——實官大仗！孫老二

這個屯長跟警察特務官相識得那麼硬，不說就

還有這要……年齊娘們……你小心她……

周……我又不是沒吃過鹽的人，香的臭的也見過幾回

，（笑）這你放一百個心。

趙……孫老二這幾天怎麼樣？

周……誰知道——還不是和早先一個樣。

趙……這老傢伙奸、滑、狠、毒，一肚子狗下水，你

別看他朝你笑，一笑就是個道，這就叫做——

「笑裡藏刀」，有人說他忙得狠，你知道他盡

做些什麼地方？

周……他龜龜不上我這院來，我都能知道。

趙：你也聽到了什麼風聲？

周：沒聽說，他們沒有報告我！

趙：你耳聽聽這響聲，咱們現在跟高要不聯得亮亮

的，走到井邊邊去當是子道呢！

周：又不是老子，那有那樣的人。我問你，你剛說

的那個問話是誰說的？

趙：這是……

（外面傳來王小牛的聲音）

王：天都快黑了，你還在街上串啥？趙越……

老趙在不在？

趙：（急答）在！在！左邊兒吶，你進來吧！

（王小牛裝着子彈，掛着紅花，揹着大蓋槍

，滿臉通紅的跑進來。）

王小牛（以後簡稱王）（邊邊說）可街技也技不

見你！

趙：剛才外面什麼人？

王：兩個二仙女兒，官大炕！

趙：嫌汗癢哦？

王：誰知道，往東頭去了。

趙：你找我幹啥？他們怎麼還不散，還沒有玩够？

王：玩够，早個乎呢！沒有關係，大夥兒今兒可樂

吶！那說是自古以來沒有過的大喜日，非得玩

兒中不可，現在都已經把感點得滿屋子通

亮通亮的。

趙：玩吧！回頭咱們非拉吳同志唱一個關裡戲不可

！

王：快走吧，吳同志正找你嘍！

趙：找我？事！

王：吳同志說咱們七個委員在一起分一下工，看誰

担當什麼責任，想大夥兒沒有散，好宣佈，看

大家同意不請。

趙：中，走！（回頭）老周兄弟，你再好好想一想

，回頭，回頭再講。

王：（隨在趙越後面，邊邊說）大夥兒都合計

啦，老李的主任……說你當調解委員最相當！

趙：（走到門邊又停下來）說你吶？

王：……這不是……（指）眼人夥兒跑

開，走吧，走吧，到會上一討論就都知道嘍。

〔王小牛出門後又轉身向王〕

王：老周你不去玩？

周：就去！

王：對吶，我還忘了跟你說，吳同素叫我告訴這大  
選當選的小組長，小組長裡那暫時還是歸他負  
責，這兩天小組重新過。你就來呀，大家玩  
兒得可熱鬧啦。（匆々下）

老趙，等我一堆兒走（遠）

沿街的犬吠聲

周：（倘若入門）臭大醫，臭美，誰不知道你當選  
悉日啦！莊稼把子，一個瓜上，戴上菜花，就  
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了！（一屁股坐在炕沿上）

（低頭……）

（影壁嘩然）

（孫秀蘭輕手輕腳快進來）

周：（拾頭）誰？

孫秀蘭：（以後稱稱蘭）嘻嘻，我呀！都走啦？

周：你還有走？

蘭：（笑而不答……半晌之後）我乾媽吶！

怕：走幾成車門兒去了。

蘭：今兒下晚不回來啦？

周：嗯，（心緒不定）你回去……吧！

蘭：啊……那你一個人不……（看表四週）不害

怕呀？

周：（不覺其意）怕啥？

蘭：要我，我可害怕，下晚聽見服這這麼一叫……

全身都發毛……（外面彩聲又起）討厭！

周：你討厭誰？

蘭：……我又沒說是討厭你呀，你若那門子急呀

？

周：（望望窗外）你先回去吧，這兩天外面有人說

閑話。

蘭：正經八輩的車門子有啥閑話！

周：你說車門子，別人可說車鼻子，你往後車門還

是小心一點……別……

蘭：噢！門我爹又沒闖我呀，腳長在我腿上，愛朝

東朝東，愛朝西朝西，管得着嗎？他們管天管

地管人拉屎放屁，管得真寬！



周：這空手裏怎麼就空了？國話多才也……

蘭：（更靠近一步）呀！這是你呀……

周：我怎麼啦？

蘭：我，就是，一句國話都聽不懂！

周：（看他那白臉）噫不住？笑話！（突然想起

自己同孤立，但……）我灶坑裡打井，窻裡

定車誰也不求，誰也不怕！

蘭：對囉，你還怕什麼呀！我還忘了給你選喜呢！

周：道喜？

蘭：你不是當農會委員了嗎？往後橫在手，勢在手

，臉臉兒的，有多打腰啊！

周：（鼻子酸酸的）誰說當了委員啦？

蘭：這要一打腰啊，眼皮底下那還……咱們呀，咱們

臉臉兒也高不上囉……

周：別胡說啦！當委員啊，委方也沒當上，還當委

員呢？

蘭：（大罵出料）咋咧？選上？當真？你哄我！

周：我哄你？哈，當真沒選上。

蘭：他們憑什麼不選你？

周：這不是……（吞吞地）誰特囉！

蘭：那他們選了些什麼人呀？

周：……王老五，老趙，老趙，王小牛……

蘭：王小牛，我記得那是王頭的小子吧？前年偷我

們家地瓜吃的那小雞貓貓！

周：不是他還有誰！

蘭：就是他呀，他還當委員（伸伸舌頭）。

周：可不！

蘭：他憑什麼當委員！啃豆包的臭驢糞蛋！

周：人家現在可紅啦！可走字啦！

蘭：這一下子撈了錢啦！哼，我看呀，他後頭一定

有人給他撐腰。

周：倘若他的老鼻子啦！

蘭：跟我啊，嘩！（吐在地上）我……我……我……

……我……我……我……

……我……我……我……

周：你還不知道呢，他們把他籠上了天，把我說得

……我……我……我……

蘭：你說呀，他們說你什麼啦？你看，你對我……

咱們還有啥漏口的呢？（用手去摸他的肩）

周：說我，更不是，西不是，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我那天，會上不是忙得腳不沾地，就個

看着我格路！

蘭：他們推完磨就殺驢子，我看他們才稀蹄呢！工作團裡那些個人頂不是玩藝兒了！

周：工作團的同志到沒有什麼，對我挺好的。

蘭：好啥，這都是工作團按排好的團套，你別看他們給分被子分衣服，分地，還是先甜後苦黑的

在後頭咧……哼，往後說不定咋樣收拾你呀！

周：要收拾我也不怕，我也早打算好了，反正我精身子一個，那兒站不住脚。

蘭：依我說，你不如趁早把手給他們拉倒！（去握他的手）在家白廢一呆……有多……美呀！那

時候我就……

周：你說怎麼樣？

蘭：我說……咋個……

周：就怎麼樣？

蘭：……

他說過了嗎！

周：怕他們不讓，剛才老趙還叫我小心些，別中牢籠計。

蘭：（吐地上）狂！我一箇小娘兒門有什麼計呀？

除了生氣就是放屁，肚裡攪不得二兩蘇油，還有計呢？

周：再說，我也沒有錢，我也說不起媳婦。

蘭：嗷！誰叫你的錢來着，只要你隨着我們，你要我怎麼的，就怎麼的，上縣裡，上省裡，上

那兒都中！

周：你！我現在跟你走？

蘭：誰說着現在啦！我說是將來！

周：你爹知道了不讓。

蘭：我爹最開通，他還說……只要你看中……

周：咋樣？

蘭：（故作羞態）不說，說咱羞口！

周：不羞口，不羞口，你呀，你爹到是怎麼說？

蘭：……參說！——不能明委撥不能暗委嗎？還不興着

周：（喜出望外）真的，我不信，你爹不肥……

蘭：記什麼呀？爹說啦，有賊一筆勾消，你打我

爹還不是工工團逼着打的，咱們孫家跟你姓周  
的往日又沒冤沒仇的……

周：我已經給他們抓住了，架上了鞴，你說，我能

不拉嗎？

蘭：要不，爹說不想你。

周：你爹真的不記我的仇？

蘭：誰還哄你哪，你不信你把燈點着，我叫我爹進

來跟他四個眼珠對面。

周：你爹在那兒？

蘭：你別管，你快點燈！

周：（一邊點燈一邊說）老趙他們不會再來了吧？

蘭：你聽（外面笙簫在吹着五更調）他們還在玩兒

呢！

（周吉崑把燈點燃）

蘭：給我（掌燈，上炕，在炕上擱了三盞）我爹見

亮就會來（下炕，放好燈，靠近周）你好好跟

我爹說我爹一定樂意，歡着我的心都許給你了

……

周：（色迷了心）你要是懸梁跳井，我就要心痛死

了……（伸手去抱她）

蘭：（掙脫）我回去啦！

周：你別，別走哇，你走咱，我，我一個人……

蘭：不，我爹來了，怪客棧的（兼顧）我走呀……

（與進來的孫老二正碰一個滿懷）

蘭：爹，（揉着胸脯）吓你……

孫老二：（以後簡稱孫）（滿不在乎的）周家兄弟

，少見，你大喜咧！（說着一拱手）

周：（惶恐不知所答）哦：大喜，大喜！

蘭：（翻翻白眼）什麼大喜（向孫）。人家今兒就

沒遇上。

周：（省悟）哦，對囉，沒遇上！你老別見笑……

孫：（沒想到他會旅遊）那裡！那裡！（順水……

）其實我早就看出他們這一脚棋過河拆橋，豈

有此理。

蘭：……嗚呼……嗚呼……爹，我回去啦！（下）

孫：（望着她出門的背影）死了頭，總着誰圖去了

（向周）周家兄弟，秀蘭這丫蛋太拿不上桌面

，你多原諒着點……

周：（受問若驚）那兒的話……我周吉崑一個臭趕

車的窮棒子……

孫：五百年前窮富本來就是一家，咱們一家人，你

還客氣什麼……哈哈……

周：（無言）……（只得）……嚇嚇……

孫：（開門見山）你們倆的事情，秀蘭都對我說明

……

周：（磨不開）哦！

孫：（大方的）這我太讀成啦！不過……

周：……什麼……

孫：不過秀蘭這丫蛋太年青，太毛，太不懂事情還

要靠兄弟你多拉拔拉拔！

周：你老……高抬……

孫：木心隔牆不能沒有耳，要多加小心，前天老李

還把我找到會上去問了一氣！

周：（急）他問你什麼啦？

孫：周秀蘭出來弄了點錢的乾嗎？

周：哦！

孫：我當然咬定沒有囉，後來還問……

周：（緊張）這問，問啥？

孫：（乾脆）請問到你！

周：（吃驚）問到我！

孫：聽！問到你，問你跟秀蘭關係……

周：那咋能說？

孫：我當然說，沒有的事，哈哈！（拍周肩）兄

弟，你放心，你想，我哪能把你拖出來呢！

周：（不安）他們沒有再問你別的？

孫：沒有！

周：（自語）他們怎麼會知道……

孫：那還不是他們耳目瞭的功，還不用怕，他們吳

不長。

周：工作團將來區政府就立在這個屯裡，還要設

械成立區中隊……

孫：發槍？共產黨那幾根破槍，搞什麼用？日本人的

大砲比這還粗，天上飛的地上走的，騎兵

個車轎裏只吳了十個車，他們都是甚麼人？（孫：（拍着他肩）好，這你還門道也算我老孫後半輩子的勳業！）（笑）咱們現在是一個船上的人了！

周：到哈爾濱嗎？

孫：對囉！青軍見不這兒，高粱熟了一季來，

到那時候，還不是開闢新區，一盤早飯！

周：那晚……（又止）

孫：你不用怕，有我在呀！（孫抽的）老周見

弟，共有一句話，相當不相當你別見怪！

周：你老這麼客氣，就太……太幹了……

孫：你要是不嫌棄，我把秀蘭許給你，我跟你做

姑爺！

周：（遲疑到他會這樣痛快）那……那……

孫：（盯住他的眼睛笑）怎麼了？

周：那你不記我的仇……

孫：哎！一步給不能百步愛，你都已開開心轉喜了

，我還把你什麼伙……

周：那好，我，我就吃你老的大恩，日後你不用得

着我，車前車後，上高山，過大河，我都是不

能……

周：（不得不明說）可你老知道……我窮，眼時的飢荒還沒還清呢！

孫：這你放心，我不能要你的錢，現在我是叫他們

綁在井裡還了難了，只……你扶幫我一手往後中

央軍來了我就保你……因變，召你進門！連你

媽也接得我家住，省得在這兒受這個累，反正

是你媽也就是我秀蘭的乾媽！

周：那老那一樣用得着我老管說吧！

孫：你們會裡，是不是在合計算我第二次？

周：（老實的）沒有啊！他們沒有對我提起來！

孫：看風頭，十城有九城是不大關，反正，他是死

東西，搬不走，「撈」不的，我也搬出來了，

要呢，就都拿去，只要肯抄帳一起，中央軍來

了，我這不是收現成的糧食，可眼時的浮腫不

能不……

周：……

孫：我想倒睡到縣裡去，這就非你幫忙不可！

周：你是要我給你送去？

孫：不用，你只要給我上幾會去弄一張旅行證，我

今兒連夜就把他運走！

周：工作團把票子交給老李了，我也去起不出來呀

孫：明起不出來，偷着你還起不出來嗎？

周：（心虛）票子要是擱在老李身上，你偷出來

嗎？

孫：你先帶張白紙到會上去，見機行事，我在家等

你要是卡出來了，你馬躍來見我，

周：那……那我就是有了旅行證也走不了呀，前面

圍子就有工作團。

孫：所以我得下晚走，繞過前圍子就不怕了，誰也

不認識我，我就說我是辦家的，又有證明，誰

能逮你，你看怎麼樣？

周：好是好……就怕……

孫：你放心吧，咱們有同同事，有錢……有錢我孫

老二，你老丈人一個人兜着，反正不會把你拖

下水，叫……

周：這到不怕，我周吉真不是軟骨頭，不是不知道

香甜的人，咱們……

孫：（拍他肩）是呀！往後甜日子長着哩，用你的

時候少不了，我那能虧待了你……

周：咱們恩報恩，德報德，你看吧，我要是反饋子

我就跟這磨一樣——碎身八塊！

孫：好！那我就在家把酒燙熱了等你，叫秀蘭陪着

你喝。

周：（顧慮）萬一我要是起不出來呢？

孫：萬一……

（外面傳來王小牛的聲音）

王聲：老周大哥你睡下啦？

孫：（細聲）誰？

周：王小牛（周要去吹燈，孫阻止，急線入磨盤底

下）還沒有呢！你是誰呀？

王：（進門）與同志看你一散會就謝啦，要我來叫

周：你！（心虛）叫我？他叫我幹啥？

王：叫你去跟土匪兒玩一玩，快去吧，你聽，老賈

大哥新編的半箇計，八齣戲，唱得可好聽呢！  
走！走！

周：你別走，我隨後就來。

王：（過來拉他）走吧，吳同志說要是你不丟就叫我一定把你拉去呢，走吧，走吧！

周：好，走！（吹熄燈）

王：（拉着他的胳膊邊走邊說）剛才開會分了工，老李的主任，老齊的副主任，老趙大叔的調查委員，楊萬富的……（漸漸遠去）（沿街大吹鑼）（孫若二從牆壁底下鑽出來，上炕，從窗戶眼兒向外探視，少停，下炕，打身上的土。

孫：（津津自喜）捨不得娘兒們，養不住二和尚，媽的，這小子算叫我給抓住了！……

（外面那個老齊正在唱著他自編的八齣戲……）  
四那麼一齣戲啊，

繡上那鐵石心呀，

大地主暗收買，

打鑼鑼：拍馬屁：

年青的姑娘好酒席，

咱們見了不要迷，

莫中他的半箇計！

震耳的喝彩聲……）

孫：（衝着窗戶）……！你們不要高興，不要神氣，等中央軍來了殺你們寸草不留。

（影聲中歌聲又起……）

五那麼大齣戲啊！

團體要抱得緊呀！

……）

## 第二場

幕徐徐落

時間：第二天的早晨

地點：同一場

佈景：同一場

幕啓：早晨的太陽把滿窗戶照得通亮。鷓鴣雀噪：

馬蹄踏着白雪向野外出發，周吉兒受着昨夜殘酒的刺激，遲遲而起，站在炕上繫褲帶，扣鈕

子，伸個腰，剛穿好一雙鞋，孫秀蘭即  
跑進來。

蘭：啊啞……我的大爺！你怎麼才起來呀？

周：（打個飽嗝，懶洋洋的）你家的酒鬼鬼，昨兒

我喝得太多了，縮下就吐了一炕……

蘭：（急）你怎麼還像沒事人兒一樣，盡嘮閒話！

周：什麼事？

蘭：我爹叫人抓起來了。

周：（一驚）在那兒？什麼時候抓起來的？

蘭：昨天晚上叫前園子白衛隊打更的抓住的！

周：現在人呢？（得緊穿好靴靴）

蘭：天一亮就連人帶車押回屯裡來了！

周：押到會上去啦？

蘭：哪，他們把他綁在柱子上，好多人拿著木桿

子，馬鞭子，扎槍，圍著問，工作團的那個姓

吳的……我一進門就叫他們給轟出來啦！

周：他們問什麼？

蘭：一句也沒叫我聽上呀！

周：那你爹說了些什麼呢？

蘭：看你這人……我那知道，你快去看看吧，給工  
作團求求情，千萬別打他呀！

周：我怎麼能給求情呢？我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江：

……

蘭：好！你見死不救……你好狠心呀！我早就知道

你不心痛我！（一屁股坐在炕頭，嗷嗷起來，眼

淚鼻涕一把把的）我一個小娘兒們好命苦呀……

……

周：（急了）你看你……大聲哭什麼呀？嘖嘖……

你怎麼不懂事呢？

蘭：你個恨心漢呀！你還罵我呀……嗷嗷……我的

那些衣服手飾也完了嘞……我……我怎麼辦呢

……（腳步聲漸近）

周：別哭！有人來啦！

蘭：（哭聲突停）誰？

周：（爬在上窺看）他們來了好多人，你看看你，

這下糟了！出不去了。

蘭：怎麼辦呢？

周：（人愈生計）快鑽到被子裡，把頭蒙住，腳！



周：（替個蓋好）不管怎麼的你也別動，別支  
腿，（孫秀蘭在被子答應「哪」）

（王小牛在院子裡的聲音）

王聲：周吉是在家不在家？

周：誰呀？（心虛的）在家啊。

趙：（推門進來，看見炕上的人）誰？

周：我媽！

趙：你媽多麼回來的？

周：才回來，走乏了，倒頭就睡了……

王：（進來）把他帶進來吧！

（兩自衛隊員拿着大蓋把綁着的孫老二攙進來，門口還站了一個拿扎槍的，窻外好似有小孩子在響熱鬧。）

周：（馬上預感到事變的嚴重）你們這是幹啥？

趙：（怒目而視）幹啥？你自己不知道？你們哪敢

當面（向孫老二，指着手裡的旅行證）你說，

這個旅行證是那來的？

孫：（斬金斷鐵）他給我的！

周：（完全沒有想到他會……）什麼？胡說！

王：（向周）你先別說話，（向孫）什麼時候給他的？

孫：（遮言）昨兒下晚，雞叫頭遍。

王：在什麼地方給你的？

孫：在我家西下屋南炕！

趙：當場還有什麼人在？

孫：我閻女秀蘭在坐！

王：你準備把東西運到那兒去？

孫：親戚家。

趙：（向孫）你老實說，這旅行證到底是誰向你要

的呢？還是他給你的？

孫：他給我的。

趙：（厲聲）是說言怎麼辦？

孫（肯定）怎罰怎領！

趙：那他跟你怎麼說呢？

孫：他告訴我這兩天農會祕密合計要圍我第二次！

還說……

周：你胡說！我沒說這話！

孫：（不理周）還說這一次要把我閻得精光精光！

他說請我，把東西個騰出去，我叫他這麼一動，才活的心眼，本來我沒有把東西運走的意思。

趙：他這麼做是爲的什麼？

孫：他要我把姑爺許給他！

王：你答應了沒有？

孫：我說的是個活口！

周：（氣急了）你含血噴人，你捏造，我操你孫家的十八代祖宗，說到天邊我也不承認！

孫：（向王趙）報告委員，我說的沒有半句虛言，

若有半句虛言，日頭落我就落！

王：（指著周的鼻子）周可差，你這個吃裡應外，

裡挑外撇的傢伙！有你這麼一塊臭肉，就壞了

咱們農會的名號……

周：王小牛你罵吧！你真管罵！你就殺我的頭，槍

斃我那一天我也要擱著日頭叫屈！

王：早覺知道你心底不實，敗類！空心蘿蔔！

趙：兩話不頭，你們還有什麼說的？

孫：我要有改口之日，不符前言，怎罰怎領！

周：他說我的一概不承認，這是他成心咬我，我口對得起心，心對得起口，要是不符前言，黃鷹撕了我的口，黑狗扒了我的心。

趙：小牛，我舅你先把他帶回去（指孫）我在這裡

好好再問問他（指周）我看熱鬧的還在後頭呢

王：好！你別放他跑了（指周）

趙：回不了！

王：走！（隨自衛隊押孫下）

王聲：那兒的小嗎？回去吧！別扒在窻上看哪！（

小孩散開）

周：老趙，孫老二這個尖頭，噴我一身狗血，你看

我有多冤呀！多屈呀，你就是關我的芭離子，

殺我的頭，他咬定了我，我也咬定了沒有……

趙：老周你想能說得乾淨嗎？我看你還是照實說

了吧，話不會沒音，事不會沒有根，孫老二可

也人不咬，爲什麼單單咬你周吉崑呢？

周：那！那還不是看著我周吉崑……唉，「大禍臨

頭」也該我領了。

趙：你要不實話，你就是主犯，他是幫兇，你要  
說了實話呢，你就不一個人擔黑鍋。

周：憑什麼我是主犯，要我出黑鍋，我就……

趙：周吉崑！你別以為拿不到你的證據，定不了你的罪，就憑孫老二告你就……你好好想一想

——

周：我沒有動手他搬東西，一到那兒我也正這麼一  
句話。

趙：（看看炕上的人）你媽真困，吵了了半天也沒

吵醒？

周：（志志）乏了！

趙：老周他大媽！你醒醒我跟你說……（說着就要

去揭被子）

周：（急阻止）我媽正漏病，你讓他睡吧！

趙：（笑）好，那你各人尋思尋思，我回頭再來（

急下）

蘭：（把頭鑽出來）都走啦吧？

周：祖奶奶！你快走吧！差一點叫他看出鍋底栽了

我的惹。

蘭：（急下）你還來催我，我剛才都沒有給你噙出

來呢，我……你憑什麼逼我們孫家十八代祖

宗？你憑什麼逼我爹？你一身狗血？

周：你憑什麼逼我的真巴掌？倒騰東西不是他起

的嗎？你憑什麼敢粘不是他開的口啊？

蘭：我爹為什麼不找別人單找你啊？蒼蠅還不鑽無

縫的牆蛋呢！（說着揭開被子準備往外走）（

後台傳來老趙的聲音）

趙聲：韓德興，你藏在這院門口放一個哨，不許一

個人進去，也不許一個出來，要是有人出來你

就把他綁起來！

蘭：（觀聲）唉啊，這下把井口給封住啦！

周：（憤恨，埋怨，懊惱）愈到滿頭是汗！你是叫

誰打臉了？煙熏臉，也不看看風頭就往我這兒跑

！跑吧！跑吧！這一下誰也跑不脫。

蘭：（翻臉）姓周的，你不要瞎了眼！

周：（一切）唉……

蘭：（出其不意的高聲吃呼！）怎麼的，你想強姦

周：（一桶凉水從頭到脚）臭鬼兒們……你……你……你……

……你……

周：（睜大眼睛）你罵我臭鬼兒們（哭）你個死不  
要臉的……你周家絕子絕孫哪……

周：你嚷什麼呀？有人來了，你還不給我睡到被子  
裡去了（用被去蓋他）。

周：他們來吧！我不怕我不怕，我不睡在被子裡去  
，救命呀！姓周的要強姦我呀！

周：快睡下吧！我的老祖奶，我求求你快睡下吧  
……（她掙扎噉喘，蓋上，榻開，弄得蓬頭散  
髮的）（老趙，王小牛搶進門來，後面跟着自  
衛隊員）。

趙：你們這是幹什麼？

周：（跪在趙的面前，用手去抱趙的腿）趙大叔你  
救救我呀！這個死不認帳的，他要強姦我呀！

……

趙：（狠狠的在她那肥臉上打了一巴掌）（啣哭聲

突停）臭鬼們，你什麼醜八怪都做得出來！

王：（跑去勸他）起來！

（孫秀蘭乖乖的站起來）

趙：這一下水看有出，什麼說弄明白了，

王：他個個都認帳（自衛隊開，周）

趙：周吉崑你媽呢？

周：（低頭無言）……

趙：我這以為你媽耳聾啞斷氣啦，原來是這樣（嘆  
媽）

媽？

王：把他們先帶到農會去，（自衛隊押二人下）

趙：小牛，剛才我聽得清清楚楚，那紙門說「爲什  
麼不找別人單找你，蒼蠅還不鑽無縫的雞蛋呢  
！」真是教訓。

！真是教訓。

王：剛才吳同志說：「一定是周吉崑被地主收買了  
，給孫老二做了些事情。現在一露餡，地主反  
過來咬他一口。」

趙：要，是這鬼們這麼一鬧，周吉崑死不承認，也  
是難整！

是難整！

王：吳同志還說「工作團對不起大家，沒有好好的  
幫助周吉崑進步，也沒有早一點……

幫助周吉崑進步，也沒有早一點……

趙：依我說不想工作團，完全怨他自己，貪利跟自

大就是他的「錢」——人要是有了「錢」就講  
根站不穩，最容易中地主的牢籠計了。

王：那總……（那院有幾個小孩在唱……）

四那裏一齣鼓啊，

綉上那鑽石心呀，

大地主呀收買，

打。鬚拍馬屁，

年青姑娘好酒席，

咱們見了不要逃，

（這地主的牢籠巧計！）

老齊大哥編的牢籠計，八齣戲，可憐的小嘎嘔

會學了！

趙：咱們快回吧！（倆人下）

（窗外歌聲又起……）

——幕落——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於刁棚。

註：此劇如在城市演出時，可在周吉崑孫秀蘭一遠

捕，即行落幕，如在鄉下演給農會會員，積極

份子及村鄉幹部看時，可按原本，以便給他們

思想上一些歸納！

侶誌。

（完了）

# 談「反「翻把」園爭」

方 翠

## 座談會上的發言和補充

「反「翻把」園爭」上演以後，在劇本的創作上和演出的創作上，得到成功，得到觀眾讚揚，得到  
東北局宣傳部配功獎勵。

原书缺页

以上僅就個人理解的。此外，希望東北文工團第二團從這次劇本的創作上和演出的創作上，總結經驗，再使工作向前推進一步，更希望我們文藝工作的各部份，更多的更好的得到成功，得到群眾讚揚，得到成功獎勵。我們也展開一個立功運動，用文藝爲人民立功，爲工農兵立功。

七月十八日

## 開闢了一條新道路

李士彬

蘇聯的藝術不僅是現實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在干它指導現實的意義。當然，所謂現實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如參軍，抬担架，改造二流子，起槍，勞務運動，立功運動等都是現實的問題，但是，在這些現實問題中有「兩農中心」的問題，便是土地問題，一切現實的問題都是從這個問題出發，就是目前咱們所進行的民族民主保田自衛戰爭，也是從這個問題出發，實踐蔣介石之所以被命反對共產黨，甚至下了「總動員令」來「剿共」，就是因爲共產黨實行了「耕者有其田」，而實踐蔣介石就是這地地主，蘇聯、蘇好、特務的總頭子，因此，他極力反對「耕者有其田」，而發動內戰，東北文工二團演出的「反翻把門等」之所以好，就是因爲它反映了目前現實問題中最中心的一個問題，土地問題，之所以好，還在干它跟目前土地問題中消滅夾生飯的問題密切聯繫起來，把夾生飯的內容搬到舞台上，所以好，這就夾生飯呀！地主翻把，農會副主任是狗腿子，群眾覺悟提高不高，再我們大家覺悟起來，給我們一個教育，因爲在實際鬥爭中，的確有些同志迷戀于鬥爭勝利，不承認或怕承認有夾生飯現象，只從表面上的活動來給個份子作鑑定，不從成份和歷史來考察個份子，更重要的是很少從群眾的嘴

情上來說明鬥爭的是否深入。「反翻把鬥爭」在這點上給我們明確的指出來了。給我們打了一針清醒劑。

關於人物的處理問題，東北日報副刊部所召集的座談會上，好多同志發表了意見，如：地主孫林開親自去戴子彈有些不近情理，趙廣明考頭子反比年青人積極，農會主任的老婆寫的很平淡，馬奎五本來是一個流氓，為什麼能當上農會副主任等，我認為這些都些精雕細刻的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對孫林開和馬奎五的處理問題，我想在這點上，作者是花費了一些心血來考慮這個問題，然而也和一些群眾工作者一樣，還不够大膽放手，還有些「政策」觀念，處理重了怕犯錯誤，處理輕了也不好，乾脆不理，因此，正如一些同志所說的，「好像沒有完似的」，應該有一個結果，對於孫林開來說，那就是發動群眾給他一個「板子打皇上」把他「斃死」；對於馬奎五來說，要是根據舞台上所表現的，他給觀眾的印象比孫林開還壞，但是他受孫林開的支使，和孫林開有區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馬奎五是個破落戶，跳過大神，也和孫林開有區別，應該在群眾面前坦白悔過，發動群眾撤換他的農會副主任，并關押起來進行教育，這是根據劇本上的情形，以狗腿處理。如馬奎五過去作過的壞事很多（因為他是破落戶），群眾非常痛恨（這點劇本上沒說明），群眾要求槍斃時，亦可根據群眾意見處理，但必須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眾意見以示慎重。這和才能大快人心。當然，劇本上的對孫林開、馬奎五沒有適當的處理，是與「反翻把鬥爭」產生的時期有很大的關係，那時候（去年十二月以前），普遍的存在着半生不熟的問題，還沒有比較成熟的消滅半生不熟的經驗，劇本上的戲沒有完，實際上也正是那時群眾運動只發展到那被地步的實形一樣，也說明群眾運動還沒有完，對孫林開和馬奎五不好處理，實質在在也在那時群眾工作者所沒有的思想問題，換句話說，反翻把鬥爭是很真實的反映了當時上地鬥爭的實際情況。

此外，「反翻把鬥爭」除了對劇本本身的價值以外，它還給藝術工作者開闢了一條新路，下轉去，和



土地鬥爭結合起來，同農民結合起來，站在農民的立場上，代表農民的利益，大膽滿足農民的的要求；另外，它在創作上也汲取了一些經驗，告訴下級創作者的同輩，不要爲搜集材料而搜集材料，應該踏實工作，向農民學習，和工作同志一塊想問題，一塊研究問題，你創出來的東西，自然就深入了，反之，若只停留在搜集材料上面，那麼創出來的就一定很表面的，而抓不住問題的深處。「反翻把鬥爭」在深入這點上來說是有很大的成績，但是也不够，表現在劇情的比較簡單化，這也許是過高的要求，總之一句話，「反翻把鬥爭」在創作上，開闢了一條新道路，我相信，將來還有更好，更生動，更深刻的劇本出現。

## 「反翻把」鬥爭」的創作過程

李之華

去年八月我接受了團內創作劇本的任務下鄉，參加江省民運工作第一團，在樺川縣太平鎮區工作。團長韓天石同志副團長王后山同志給予我很大的幫助，他們把當地群眾鬥爭的歷史、現狀、階級關係，各階層人物在鬥爭中的表現，變化作了詳細、生動、具體的敘述；並介紹我到具有典型問題的村子去工作，作爲一個組員，沒把主要責任放在我身上，使我有時間找各種人物談話。但是談話要圍繞着總到把群眾發動起來這個中心任務。（這樣可以避免自己主觀的偏好，脫離現實。）

當我初參加工作團時，原想把材料都記下來。（語言，人物，問題……等等）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我初入東北農村，一切對我都是新鮮的，記下幾句話幾個人物的突出表現……等等，都使我感覺像在一個人活生生的人身上拔下幾根汗毛挖下幾小塊肉似的。于是我乾脆不記了。我在工作中，耳朵、眼睛、嘴、腦子一齊忙，全神經都動員起來，感受、觀察、分析，了解我新接觸的人物。我和羣衆唠嗑，爭論

，因寂寞，把「巴」的語言生活習慣丟掉，染上他們的語言生活習慣，混熟了，群眾就感到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不覺著「特別」。進一步透過基本群眾（包括積極份子，鬥爭中生長起來的農會幹部）的眼睛來了解其他各階層的人物。基本群眾具有無限的智慧，他們是那末聰明，他們對農村中各種人物的心理摸得那末透澈，準確，給「增加了很多知識，對我有很大的教育。」

把我工作中所得的一切和天石同志后山同志以及工作團幹部談，他們如覺某村某人物也有和我談的人物有共同點時，就給我以補充，如覺我所談的只是片面了解時，就給我以糾正。他們幫助我分析材料，發現問題，我透過自己的詞子裡所裝的實際情況加以印證而達到真正的理解。大家研究的結果，其中最基本的問題是土地鬥爭起來時，暫取守勢，用盡一切陰謀手段把土地在實際上不分給農民，明分暗不分，那怕暫時不要租子，工作團走了，先「翻把」，勾結中央胡子，國特準備將來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圍攻，而農民對地主的「祖業」也應歸還農民這一點，不易覺悟其中的真理。因此群眾對罪惡階級地主容易進行鬥爭，對「笑面虎」假「善人」一類的地主，容易採取姑息態度。應針對這問題寫個調查。

在去平嶺各村前後兩次工作了約有兩個月，材料本上記了一些只可以叫做「符號」的東西。（一方面因為忙，沒有時間記，一方面因為記得再詳細也不能如實際情形那末生動）看到這些「符號」能在腦子裡喚起活的形象，但如何把這些複雜的不聯貫的形象，經過揉合、披裁，突出什麼，沖淡什麼，以表現當今黨和國家的思想主題，却使我不得不回到佳木斯。見了富祕書長振聲同志，他給我的指示是到依蘭縣再去一下，證實一下材料的概括性，同時和塞克、張庚、任虹、吳雲等同志商量，他們的意見是要把資料集中，精簡，不要什麼都想表現，結果什麼都不突出。

我到了依蘭縣，牛參加民運工作第二團的工作，團長彭夢庚同志也同樣給我很多幫助。在依蘭證實

，兩個地區的情形，休一樣。同時，看了東北自修第二版上反映各地土炮鬥擊的情況和其所了解的有基  
本共同點。

我選取了「反「翻把」鬥爭」中的主題。原想寫個歌劇，但腦子裡湧現出來的人物、場面，再回到  
形式表現更有力一些，話劇與佈景，在農村演出，不方便，這問題苦悶了我很久，後來想，寫寫輕便話劇  
利用「自然景」的經驗，於是把戲結構在一個小馬架前面，調幕一景。（「自然景」不能在室內不能用  
兩景，）由於這些限制，在結構全劇時很化費了一些腦子。

這時期每夜都睡不好覺，一閉眼劇中人就來打擾，這使我不得不閉着眼睛和他們「打交道」，越混越  
熱，他們的聲音笑貌越來越清晰，他們的性格越來越明顯，對孫赫爾、馬奎五，越來越恨，對劉振東、  
范水和、老趙頭……越來越愛。

住正老百姓家裡寫，寫出一部份就唸給房東聽，他家的男女老少，都給我不少的幫助，生活習慣，  
風俗語言，有不對的地方即時就能得到他們的糾正。

一寫完初稿，唸給「作團幹部聽，他們提出，應加上中僑在廈門爭中的態度問題，採納了他們的意  
見，把結構打亂，從頭到尾重新理出線索又寫了一遍，又唸給他們聽，他們認為可以了，有實際教育意  
義了。

一回到住木斯哈哈團內同志們聽，大家提了一些意見，又修改了一遍，或為現在演出的脚本。演出  
後，提了一些意見，準備再修改一下。

創作過程即是我的學習過程，對東北土炮鬥爭的一般狀況，各階層人物有個初步了解，這是透過基  
本群眾的幫助和民運工作團幹部同志的幫助，才獲得比較正確的認識，光憑自己一個人是不行的  
（二個人所接觸的有限，肯定必有主觀片面之處）。同時，從另一方面說，不通過自己的腦子，人云亦

去，也是不行的。對農村、階級的語言（因階級不同，語言也有差異）也學會了一些，不是搜集語彙圖在木上，而是記在耳中，說在嘴上，寫時自然出於筆下。這方法在自己的語言接近東北話的人用起來，并不是很困難的。

這劇本創作過程中使我更加相信，任何革命工作，離開領導離開群眾是搞不成的。哪怕是創作工作，這個表面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人搞的工作，其實也一樣，光憑一個人搞不成，要靠大家的力量。

一九四七、五、十五、夜  
於東北文藝工作第二團

## 「反翻把鬪爭」排演中的一點感想

沈賢

……爲了提高同志們政治上和業務上的學習，全體都到東北模範地區——寶隆去，作爲導演，演員，舞台工作人員表演龍蝦的實驗，通過形象，企圖達到政治教育和業務教育相結合。實際學習與技術學習相結合。再一次的深入實際，向當地幹部，謙業學習，共同來完成這個學習和工作任務。

開始排演了，首先研究劇本，人物，台詞，由劇作者來導演。之濼同志報告了創作過程及劇本以外農村鬪爭的生活，啓發人家對過去下鄉時土地改革的苦悶與回憶當時對黨熱烈鬪爭的形象來，作爲創造人物的線索，特別重要的是「階級觀念」，並指出大家應以改造自己的思想，抱着虛心學習的精神去排演。

我們大部份時間注重在研究劇本，環境，人物，台詞上，透過人物來改造自己的思想，如演劇主任的演員，過去和同志關係搞的不太好，在這次本人思想上有了轉變。不了解農村實際情況，就多找當地

幹部和羣衆去談，如扮演大神的演員，他對大神生活根本不了解，起初感到很困難，後來就找了懂大神生活的人去談，作形象表現給你看，她掌握一些感情，表演就比較像了；……記演員日記這樣使每個演員情緒在平時就有了繼續，能掌握大物本身的內在情感，從舞台劇中演出豐富感情及動作來，演員分析清楚台詞和對形形象以後，這樣排起戲來是比較容易些。

排演過程中，請當地剛成立的賓縣文工團來參加，他們大多數是隨身參加過「鬥爭」的村區幹部，團長高萬金同志是開過七八年抗戰勳身以後的區幹部，得到了「鬥爭」的意見，經大家共同的努力與當地幹部及賓縣文工團的幫助，第一次在賓縣全縣區村幹部晚會上演出了「反翻把」鬥爭，演出結果得到的反映，認為：「所有的演員是基本羣衆扮演的」，「這是我們某屯實在的情形」……這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對劇本及演出有了信心，接着又爲賓縣各界演出了一場，得到同樣的效果，但賓縣四中同學有一部份在晚會中途退席，我們懷疑到此劇給城市學生，城市羣衆會不會留下印象？而又相信只圖是「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生活鬥爭，城市中的羣衆，學生也一樣的會喜歡的」。

「反翻把」鬥爭一劇，雖然是得到農村羣衆考驗，但我們還是相當的投心吊胆，演出以後又不斷的修改，使它能更完整些。

這次來哈演出以後，得到了各界的好評，認為：「我真正看到了農村「反翻把」鬥爭的情形」，這收穫，是東北局宣傳部指示的正確與我們堅決執行了上級指示所得到的結果，使我們更堅定了深入實際，虛心向工農兵學習的真理。

## 「反翻把鬥爭」裝置工作

蕭 羊

劉振東的小馬架，劇本上寫着是「在舞台的左面斜置出一間小馬架的輪軸兒，山坡上有一窠一門」。

靠後屋牆角下伸出一截傾斜的脖子，接連着成立起一個比房檐還高的木棚架。

我看過這段話之後，在我腦海裏就像立了個振東住的小馬架的形象似的，但若仔細研究一下，倒真是一個翻身農民中的幹部，那麼他的小馬架是感常破的不行了！還是個新的？是什麼顏色？房簷的草和泥堵着怎樣搗起來的？應該露出多少？像顯此一些問題都出來啦。怎麼辦呢？對我來說這就是應該突破的一個難關。

過去我也看過小馬架，今天用到他啦。但什麼地方應當是什麼樣，却越想越想不出來具體的小馬架。有一天我想出一個辦法，還是去看看吧。我找了個同志跟我一齊出去，他帶着紙和色，我帶着一個尺，出去找小馬架，一共費三天的工夫；第一天沒找到小馬架，只看見了各種的房子，大約蓋了百多少年，他顏色是暗綠；第二天到城外找到一個小馬架，把他蓋了下來，尺碼也記下來啦，回家之後看着畫下的小馬架並聯想第一天看見那些房子，研究着劉振東的小馬架到底是個什麼的，還是個舊的，看過的那一個適合呢？研究的結果應該是一所舊的，為什麼？因為劉振東過去給人家抗大活的，已當然不能「有」房子，這所小馬架是在翻身鬥爭中從地主手中清算圓來的，當然不能太新。已經做了的地方，因為他忙著農民的的事，當然也沒得很好的修養他一下，只把破的不行了的地方用泥堵了一堵。在我腦海裏有了這些材料之後，就按這些了解開工了。

今天能在舞台上出現劉振東的小馬架，檢討起來，主要的是由於我多觀察了一些小馬架，那個馬架的那一點適合劇情就採取那一點。在這次工作團還檢討出一個應該注意的問題，就是，平常看見過少馬架就應當注意記他一下，用到他的時候就搬出來。不然，假如在都市裡找不到馬架那就麻煩了。

這回創造沒有很多不夠的地方，有一個村幹部看完戲之後，我問他小馬架像不像？他給提了個意見，我感覺很怪。他說：這馬架像馬架到像了，就是沒像有真房那樣子「像實」，（就是沒有那個厚實勁。

這個意見很好我準備將來把小馬架修改一下。

## 我怎樣演出劉主任

王平

說起演戲來，我參加文工團雖然有了一個不算短的時間，但對於演戲還是第一次。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我接到劇本時，心就開始跳，直到登台演出後，老覺自己担重心，會不會把這個戲演糟？首先在寶縣區村幹部會廳上演出了，他們的反映是：還像一個農民。接着到喻灘演演出，當然，因為我還是初次演戲，沒有舞台經驗，台詞不清楚，肌肉還有些緊張，動作不更更大膽等毛病，但觀眾的反映最低還像一個農民。拿我一個沒有演過戲，而且又是一個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學生，居然能够演得帶着一點農民味道，爲了更進一步的提高，我要總結一下，所以能够演得像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演出科發表了腳本的配，當把腳本給了我的時候，心中有說不出的趣味，我怎樣來演這四個呢？雖然也上過幾次關於表演的課，和聽到一些老同志講：「一個演員怎樣接受劇本怎樣研究中人物性格和怎樣進行創造。」但自己究竟沒有實地經驗，時刻担重心。導演召集大家研究劇本後，我感覺這個劇本很好，由於過去接觸過一個較長時期的農民生活和去年多季會下鄉作了一個時期的群眾工作，感覺這件事的產生是真實的，正是當前土地改革中農民對地主進行鬥爭的一幅縮圖，活生生的，因爲劇本的成功，更提高了我演出的信心。

開始研究人物性格：我演的農會主任劉振東的性格：在劇本中都很顯然的寫了出來，比如他的舉動不屈，剛直，先公後私，群衆觀點，階級仇恨，鬥爭的信心，一切忘掉自己的爲群衆辦事等特點，在每句台詞中都很明確的表現出來，所以在了解人物性格上，劇本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甚至全部。同時對其

他脚色的性格也進行了了解，我想不能把和你在舞台上發生關係的人物性格了解，對你自己的人物就難以演得更好，因為做不到相互感染。也搜集了別人對我這個脚色的性格特點的了解，對人物性格有了初步掌握後，接着便是找機會進行創造。

這個創造的過程，在我來說：是較難的一段，其他同志也有同感。一個非農村出身的小資產階級的小知識份子，要掌握一個一點不了解的完全是陌生的農村中的人物，的確是一件難事，而且還要通過自己的身體語言動作思想意識把主表現給觀眾更難。過去雖然我接觸過農民的生活，但那是無意識的接觸，過去也就過去了，尤其是對翻了身的農民，更不了解。但是爲甚麼要演得像呢？我覺得還要完全歸功於去年冬季的下鄉，親身參加了農民的翻身鬥爭的結果，在自己的思想上起了變化，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過去接觸的是舊的農民，他和翻了身後的農民完全不同，記得在下鄉前我老是認爲土地改革有什麼必要呢？地主對農民有什麼壓迫呢？爲什麼要搞翻身鬥爭呢？到了鄉下後，看到了實際的農民鬥爭情形，馬上把從前的想法完全推翻，覺得農民被壓迫得太苦了，只有土地改革才能把幾千年地主對農民壓迫的封建勢力推翻，農民對地主的仇恨不是清算鬥爭能够補償的，必須要血的償還。所以我能够演得像，完全是由於自己真正有了爲窮苦農民服務的理想和農民站在一起。因之有了翻身後的農民的思想感情和了解了人物的性格特點，再熟悉一下農民的生活，創造就容易進行了，從你熟悉的人中找適合你所演的脚色的性格，假如找不到可以從很多人中綜合，這樣你所要的人物就出來了。這是我的創造過程。

排戲開始，我們找了在鬥爭中生長起來的農村幹部，向他們學習，和他們一起研究劇本，向他們演習生活，請他們看我們排戲提意見，叫他們幫助指導，改正語言和動作，同時演員也個別的找他們來談，虛心的向他們學習，排完了馬上演給他們看，他們又提了很多意見，才完成了現在的情形。



這雖然注意一個問題，要表演得真實，必需從內心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生活才行，靠死硬的技巧是辦不到的。最後提到一點，我從接劇本到演出沒有專心的去念台詞，只有編的把劇中每個細小情節都進行了研究了，經過幾遍的對詞，就很容易的記下了，這樣還不會臨時忘詞。

## 我第一次演劇

于永寬

我是四發民，在屯真年節的時候，我開過秧歌，話劇我連看也沒看見過；這回排反翻把的話劇，分配我自衛隊長的角色，我心很沒底，因為我沒看見過話劇？何況是演話劇？但看了脚本後，我很感興趣，因為脚本中的角色和我被地主「翻把」的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土地改革中，我翻了身，心中特別高興；在佃滿我是抗大活的，最窮。直接受到地主壓迫、剝削，在土地改革我分了地，後來被全屯匪黨選為自衛隊長。屯裏有大地主蘇文選，當過佃滿屯長，壓迫窮人，吞摸配給品，我教團工作團一說理由，領着群眾清算了他。後來樺川悅來區民運工作團回省政府總結工作，屯裡的地主造謠，說中央軍到哈爾濱啦，恐嚇群眾，陷害我們幹部，和這個劇裏的孫林閣一樣！竹把自己的房子燒一燒，嗚呼「失火啦！」大夥給他救住後，他說這一定是老于幹的，到老周家把我和周發就綁上打罵。他說：「工作團在這你們清！工作團走啦！你們當幹部放火燒我！」

那時我心裡憤恨極了，但我想群眾能替我把冤屈洗清。這個劇裏的劉振東的冤屈和我一樣，他雖被綁，還是不忘給老呂的苞米梳子，當幹部的一定得這樣團結群眾，脫離群眾是不能行的。但劉振東的角色和我不同地方，就是他能想到方向志來的時候，定能洗清冤屈，而孫林閣和蘇文選也不一樣，孫林閣有狗腿子馬奎武幫兇，劉振東雖有信心，能服群眾，但給馬奎武翻出來槍子子鐵證見，劉振東是有口無

分辯，對象也下流一些，不是溫良的，心中包懷疑。所以劉振東雖然和我的情形大致相同，却比我那時複雜得多，雖然我算已經作了絕主的「翻把」，但把我手裏四樣搬上台去就不行；這就得要創造！

在創造！范永和的角色他的性格時，我就想起個模特兒；八家子自衛隊長，楊忠林與范永和性格一樣，他雖然很懂理，但是他看別人不懂理就生氣，他沒有說服群眾耐心。因為有這麼個模特兒，我對於師中農的態度，就拿照模特兒掌握我的角色。我上台之前就有這麼個人物活在我腦子裡，因此演出時觀眾說我像農民。主要的我是農民出身，在反「翻把」的爭中親身親受地主打，這要緊基礎，因此演出時有點像農民。但我覺得不夠的地方還很多，還得在業務上虛心接受群眾意見，向群眾做小學生，使我在業務上更進一步。

## 我演孫林關

吳峯

我是飾「反翻把的爭」裡的人物孫林關，當我一接到這個劇本時，我整個的神經就立刻的緊張起來了，因為我初次作演員，演員的經驗一點也沒有，因此對於飾這個角色，自己是毫無沒有把握沒有信心的。

接到劇本，我先就讀了五六遍，深刻瞭解了全劇本的內容，根據我所瞭解的內容來分析扮演的角色，主要的是他心理。根據全劇本的內容，孫林關無論作什麼事情，都內心陰險性，而外表上便一般人不易看出，和別人共事的時候，處處想佔點便宜，不然的話他是和別人不來事的。

但他的性格，是一個半土半「文明」（借用這個不十分恰當的字眼）的一個地主，他並不是走南串

北去過很多大都市的人，而不過在他那個屯堡裏的一個「小皇上」，他雖然不是個「熱學」，但是念過幾天書，因此他又是個「小說客」，又能隨機應變。

至於他的生活呢？因為他是個「地主」又兼「屯長」，不用說，處處是剝削老百姓的膏血來充實自己而優越生活。

那末他的外形和動作呢？據我瞭解，根據過去的一點經驗，又加上下鄉對農民和地主的生括有了一些認識，因此在我的腦子裏就有幾個「模特」來作去創造孫林開那樣的人物。取得了外形和動作後，再進行熟讀分析台詞。我覺得分析台詞對演員說話的語氣和感情及動作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說話有了感情，動作也就很自然流露出來了。以上所講到的要都深刻的體會了，那末在排演的過程當中，就比較容易一點不深測又不成熟的一點心得。總之，這次我所飾的角色能够表現出一些地主，屯長，用毒辣的手法來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情形，而且演出來還能有點像地主的模樣，這不能不說是我們下鄉向老百姓學習改造了思想，對地主有了深深的痛恨的結果。只有我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瞭解他們過去被壓迫被剝削和現在翻身的生活，從他們言語中，瞭解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剝削，我們處處處心，不俱體舉到一些寶貴的東西，而且又能把我們知識份子的思想很自然的就改造了。

## 怎樣摸索我的角色

陳連玉

……分配角色，真的，我扮演明白過的大神，當時好像有塊重石落在我的頭上，立刻緊張起來了。經過米脚本仔細看了幾遍之後，對戲裡人與人之關係和主題稍有一個輪廓的認識，但總是沒信心，



這個屯子來了以後，始終是受地主氣的。親手開出來的地，轉給人家拿租了，窮人家的地東，勞動了一年結果吃不上，這封建勢力始終壓在他頭上的。北解放後，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給封建勢力以嚴重的打擊，但還要繼續努力肅清封建殘餘。老趙頭因為他認識不夠，所以不願突出與別人齊頭並進，不管怎樣他是反對地主的。在今天我們要替他們出氣了，把他們的感情要明確的表達出來，在虛心的向群眾學習，更充實自己的工作能力，在政治上藝術上提高自己，那我們的表演是有了正確的道路。

七月十五日

## 我演劉二嫂

曉曲

開始：「反翻把鬥爭」演員工作，精神緊張的不知從那作想，擔心怕不像農民婦女，但確定我的學習態度後，學習表演農民，了解農民的思想及感情，精神才稍覺的好點。

了解劇本內容後，開始作了解角色的性格。我對劉二嫂的了解：她從小就是勞動，和劉丈夫共同受苦，了解農民的痛苦，她特別能幹，能頂上一個男人的活兒，就上炕下鄉窮拿起來，在飢餓時吃不上穿不上。

解放後，她丈夫當農工主任，她也贊成，她知道給大家辦事是對的，家裏事體一個人管，她感覺也有功，她問她的窮人辦了事。但她有時發牢騷，她對劉丈夫是關心的，在劉丈夫面前自傲，家裏的一切她是非常愛護的，整天在地裏工作。

她如地主說話時，她是煩他，當地主對她進行挑撥時，她的立場站的穩，她恨地主的送空人情，但如地主害怕他，因為被地主階級壓迫了幾千年，恐懼地主的心裡，在她的身上不能一下去掉。

是積極的；總有些「女性」的弱點，有時就流露出來（如當馬臺五捆的繡丈夫時，勢不鬥爭；僅而哀求）。

演出以來，有人說還有點像農民婦女，主要原因是下鄉看到土地改革，了解農民的痛苦，生活，思想，在鄉下常和婦女們在一起，在鄉下改造了我的思想，我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來表現劉二嫂這種人物，主要是從內心表演劉二嫂，表演的目的是使觀眾了解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思想，農村中的階級鬥爭，但我表演的不夠，我願更進一步的努力學習。

（終了）